

哈爾次山旅行記

著 海 涅
譯 馮 至



1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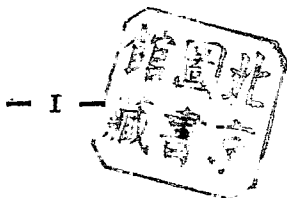
哈爾次山旅行記



像 涅 海

除了循環，沒有持續；除了死亡，沒有固定。每個心房的跳動給我們敲出一片創傷，人生將成爲永久的破滅，若是沒有詩。牠把自然所拒絕我們的都給我們滿足了：不腐鏽的黃金時代，不凋殘的春天，晴朗無雲的幸福同永久的少年。

——Boerne——



哈爾次 (Hals) 山旅行記

黑外套，綠線襪，
淨白的，局面的袖口，
溫存的談吐和擁抱——
啊，只要他們有顆心！

心在懷中，還有愛情，
熾熱的愛情在心裏——
咳，他們的歌聲害殺了我
從那虛偽的愛情的苦痛。

我要登上高山去，
那兒有隔絕塵俗的屋宇，
胸懷自由地開闊，
還有自由的微風吹拂。

我要登上高山去，
那兒陰森的樅樹高標，
溪水潺潺，百鳥歡歌，
孤傲的浮雲追逐。

分手吧，庸俗的人們，

庸俗的先生！庸俗的婦女！

我要登上高山去，

笑微微向着你們俯視。

由牠的香腸同大學校而享有盛名的哥亭根城（Göttingen）隸屬於漢諾魏爾（Hannover）的國王，含有九百九十九處火竈場，各樣貨色的禮拜堂，一所助產院，一座天文臺，一個大學生的拘留所，一個圖書館，一家議事公所的地窖酒店，那裏邊的啤酒是很好。穿流過去的小溪叫作『萊訥』（Leine），夏天供人沐浴；水是非常的涼冽，有幾處是這樣的寬，當呂得兒（註一）（Lieder）跳過時，他必須取一個偉大的跳勢。城的自身是美麗的，並且如果人不從正面，只用背脊去看牠，牠還更中人意呢。牠必定是成立已經很久了；因為我回憶五年前，我

在那兒大學校註冊不久又被放逐時，牠已經具有這可怕的古趣的外像，而且完全布置好了：刮辣辣的聲音（註二），『絨毛狗』，學校論文，跳舞茶會，洗衣女，筆記本，烤鴿子肉，教皇隨員協會，受學位的馬車，煙管頭，宮邸顧問，法律顧問，處罰學生的顧問，代理校長（註三），同些愚蠢的滑稽。有些人甚至以為這座城建築於民族大遷徙的時代，各個德意志民族的支派在那時候遺留下來的不相連屬的各色各式的居民，如一切的汪大倫人（Vandalen），府利孫人（Frisen），史瓦奔人（Schwaben），條頓人（Teutonen），薩克遜人（Sachsen），梯靈各人（Thüringer）等等，都從中分殖，直到如今他們仍然在哥亭根魏恩德大街（Weenderstrasse）上走來走去，成羣搭伙，接着便帽同煙管節的顏色的不同來區分；在老磨房，俱有古風的酒店同包登（Borden）的流血的選舉場上，永久地互相打作一團，在風俗與習慣中生死還依然如同民

族大遷徙的時代，一部分被他們叫作頭領的 *Dicos*（指導者），有一部分却被他們古老的法律管轄着。這法律稱為規則，在 *legibus barbarorum*（註四）（野蠻人的法律）中總能獲得一個位置罷。

哥亭根的居民普通被分為大學生，教授，非利思特（*Philistar*）同牧人，實在這四種階級。是不能嚴格區分的。只有牧人階級是最鮮明。現在數一數一切大學生同一切正副教授的名字，怕要深入迷途了；在這瞬間也不是一切的大學生的名字都在我的記憶中，而且在教授裏邊有許多簡直地還沒有名姓。哥亭根非利思特的數目倒怕是非常地偉大，與其說是沙子一般，不如說像是臨海的污泥；是呢，如果我天天早晨看見他們囚首垢面，拿着雪白的稟帖，呆呆鵠立於學者的法庭的大門的當前，我就真不懂，上帝怎麼只能創造出這樣多襤褸的賤民。

哥亭根城詳明的記載最方便是讀馬克斯(K. F. H. Marx)的風土記。我雖說對於這位作者表示無上的謝意，因為他是我的醫生，他給與我很多的好處，然而我不能無條件地推薦他的作品，我還須責備他，他把那哥亭根的婦人都有太大的腳的這個謬見並不會充分地嚴格反對(註五)。是呢，我自一年來，或者不只一年了，便從事於這種謬見的嚴肅的反抗，因此我聽了比較解剖學，到圖書館裏去選擇珍寄的著作，在魏恩德大街上一點鐘一點鐘地去研究過路的太太們的腳。在旁徵博採的論文中，包含着下面這個研究的結論，我敘說，(一)腳的大概，(二)老太太的腳，(三)象的腳，(四)哥亭根女子的腳，(五)我把那些在烏利許(註六)(Ulrich)花園中被談論過的腳都排列在一起，(六)我又從與這些腳有關聯的地方去觀察牠們，趁機會也擴充到小腿，漆蓋……。(七)末了，只要我能夠得到更大的紙，我

還把一些哥亭根太太們腳模型的銅版也添印上去呢。——

(註一) 呂得兒是當時大學校中的運動選手。

(註二) 刮辣椒的聲音是指學校裏的更夫。維毛狗損重受洗禮的宗教小吏。

(註三) 代理校長，哥亭根的大學生稱爲 *Professur*；他在事體上是統轄的校長。

此外還有名譽校長。

(註四) 是條頓民族的法律，與羅馬法相反。

(註五) 馬爾克斯醫生在他的著作中說：「許多美人的批評者硬要非難那生成

秀媚的腳；真地不對。」

(註六) 大學生遊玩的地方。

我離開哥亭根時，天氣很早，學者某君(註一)還睡在床上，習慣

一般地夢着：他夢着他正遊玩在一座美麗的花園中，蓮花臺上都生長着雪白的寫遍了攷證註釋的小紙葉，在日光中閃爍可愛，他隨處從中摘下來許多，又疲倦地移植在一座新的花壇上，這時候夜鶯更用她那甜美的歌聲來愉悅他古老的心情呢。

在魏恩德的城門前我遇見了兩個本地的小學生，這個向着那個說：『我再也不願同特渥多(Theodor)玩了，他是一個小無賴，因為他昨天沒有一回知道 Mensa (棹子)的第二位是怎樣變。』這種話聽來本是這樣地沒有意味，可是我還得把牠重敘一遍，是的，我願即刻把牠寫在城門上當作城的銘語；因為幼者的嘶嚶正如老人的呼嘯，那句話完全將那位博學崇高喬治奧古斯丁(Georgia Augusta) (註二)的偏狹的空虛枯燥的驕傲給刻畫出來了。

在大道上吹拂着清新的晨風，鳥兒唱得十分歡悅，我的情懷也又

漸漸地新鮮歡喜了。這樣的清爽是很需要的。近來，我還沒有從那羅馬法典的馬篷子裏逃出來，羅馬的裁判者把我的靈魂像是一團可怕的蛛網纏住，我的心彷彿夾迫在自私的法律組織的鐵一般條文之間，『特利波尼 (Trilonian) (註三)，由斯特尼 (Justinian)，黑爾磨哥尼 (Hermogenian)，蓋約翰 (Dummerjahn)，』這般法學家的名字還在我耳邊響着，就是在一顆樹下坐着的一對溫存的愛侶，我亦甚至還以為是一部相互地擁抱着的法典版本呢。街上已經開始生動起來了。賣乳女郎走來走去，趕驢的也帶着驢子，他們的笨拙可憎的隨從。在走過魏恩德街後，色飛兒 (Schifer) (註四) 同多理斯 (Doria) 遇見了我了。這並不是哥斯內爾 (Gessen) 所歌咏的牧歌中的情伴，他們却是那恰當其任的大學學監，他們必須小心注意，有沒有學生到包登村去決鬥，有沒有在幾十年來在哥亭根都必須像檢疫一般實行檢查的新思想從一個投

機的大學講師給秘密輸入。色飛兒很不見外地招呼我；因爲他同樣地是一個著作家，並且在他那『半年一回的著作』（註五）中時常講到我；他也屢次地將我召喚，若是他見我不在屋中，就總是這樣適當地，用粉筆把召喚的命令寫在我的屋門上邊。時時也輾過一輛一頭馬車，舒舒服服地坐着大學生，都是爲了假期，或是循例到外邊去旅行的。在這樣的大學城裏來來往往都有一定的，經過整整三年，在那兒就會發現一個新的大學生的時代。這是一種無窮的人海的潮流，後一個學期的波浪趕着前邊的一個，只有那蒼老的教授們巍立於普遍的流動中間，堅固地毫不搖動，有如埃及的金字塔——但是在這大學校的金字塔中却沒有智慧埋藏。

從長春樹蔭中，傍着滾滾的流水，我看見兩個充滿了希望的青年騎馬走出。一個操她那天涯營業的蕩婦伴着他們走上了大道；用熟練

的手法鞭打着馬的瘦腿，高聲嘻笑，等到一個青年自然而然地用鞭子在她身後獻過來一些愛嬌時，她便逕往包登走去。這兩個青年却是奔向虐爾登 (Norten) 的，一路興奮狂呼，甜美地唱起羅西尼 (Rossini) (註六) 的歌曲：『喝酒吧，親愛的，親愛的麗色 (Lise) ！』我很長久地在遠處還聽出這個歌聲；可是這位上手的歌者的本身不久便從我的面前消逝了，因為他們把他們那彷彿根本具有德意志人遲鈍的性格的驚馬用靴釘刺，向前趕得太厲害了。沒有地方比在哥亭根對於馬的虐待更爲凶殘了。常常的，如果我看見怎樣一條遍身是汗，拐腿的劣馬爲了一點兒生命的糧草被我們滾滾流水的騎士們苦惱着，或是必須向前拉曳那坐滿了大學生的馬車的時候，我便想起：『啊你可憐的畜生！你們原始的祖宗一定在樂園中吃了上帝禁止的燕麥了！』

在虐爾登旅舍中我又遇見了那兩個青年。一個正在啖食着青魚，

旁的一個在同一位黃臉皮兒的下女閑談，她叫作福西阿卡尼娜（Fusia Kanina），外號叫跳躍的鳥兒。他把一些文雅風流的事體說給她聽，可是他們終於格鬥起來。爲減輕我的背囊，我又取出來幾條包好了的，在歷史的關係上都是很有意義的，藍色的褲子，把牠們贈給一個人呼爲郭力布力（Kolibri）的小伙計。當壇的老婦布孫尼（Buseonia）這時便送給我一片奶油麵包，還抱怨我如今到她這兒來的次數太少了，因爲她是非常地愛我。

走過唐爾登，太陽已高高地閃爍在天空。她向我表露着公正尊崇，溫暖我的頭顱，使一切沒有成熟的思想在那裏邊成熟了。這親切的諾爾戴姆（Nordheim）的旅舍的「太陽」（註七）也不可鄙視；我走進這裏，見午餐已經完畢。一切的飯菜都料理得很適口，比起那毫無味道含有學者風的飯菜，在哥亭根時擺在我的面前的水薄的皮子一般的

干魚同老蕪菁，不能不算是更好地合於我的脾味了。我安慰了我的胃後，在這旅舍裏見到了一位紳士同兩位太太，他們即刻就要起程了。這位紳士穿得全身是綠，還戴着一架綠眼鏡，眼鏡在他的紅銅鼻子上放射着光像是古銅青，看來正如尼布甲尼撒王（Nebukadnezar）（註八）的晚年——根據着傳說，是在當着他同林中的野獸一般除了生葛荳菜外什麼也不吃的時候。這位綠衣人希望我能夠介紹給他一座哥亭根的旅館，我便告訴他，從我遇見的第一個最好的大學生那兒聽說有布呂巴赫旅館（Hotel de Brühbach）。這位太太是他的夫人，肥胖高大，一張紅色的見方的臉，雙頰點綴着癩痕，彷彿是愛神的痰壺，多肉的垂落的下頰顯出來是面部惡劣的贅瘤，高高突起的胸膛上披圍着一件牢固的，帶有無數的尖頭同鋸齒的花紋的披肩恰像是小塔和稜堡，壁壘森然又像是一座城砦，真是這樣的彷彿馬其頓大將費利普（Philip）所說

的一般稀少的城砦呢，牠大半還能抵抗一隻負滿了黃金的驢子。旁的那位太太是他們的阿姊，像貌與方才所說的恰恰完全相反。如果那位是從法老(Pharo) (註九)的肥牛產生出來的，這位便是從乾瘦的牛(產生出來的)了。臉，說起來只是一張嘴介乎兩耳之間，胸脯荒涼得無人安慰有如呂內韋格(Lüneberg)的郊野；完全煮濾過的身體像是貧窮的神學生的餐事。兩位太太同時問我，在布呂巴赫旅館中是否也是循規蹈矩的人們居住。我用良好的誠心回答說有；當這和善的三人圍起身時，我還探出窗外行了一次禮。太陽店主狡獪地笑了，他總該知道，那座哥亭根大學生的拘留所便是被稱為布呂巴赫旅館的。

(註一) 指 Karl Friedrich Eichhorn，政治法律學者，哥亭根大學教授。

(註二) 哥亭根大學是喬治二世創立的。

(註三) 都是羅馬法學家的名字。

(註四) Schlar 是一個人名；這個字又解作「牧羊人」。人又稱色飛兒的同事爲 Donis，——這個名字本都用作牧歌中的牧羊女郎。哥斯內爾是一個瑞士的牧歌詩人。

(註五) 指成績報告。

(註六) 意大利的音樂家(1792—58)。

(註七) 這個旅舍的招牌是「太陽」。

(註八) 見奮約但以理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與野獸同居，喫草如牛。」

(註九) 見奮約創世記第四十一章。法老夢見了七隻肥母牛，隨後又來了七隻

瘦母牛。

走過諾爾戴姆已經是山地了，到處都有美麗的山陵起伏。在路上遇見的多半是些小販子，他們去趕布勞史外各(Braunschweig)的市集，還有一羣婦女，各個都背着一隻大的，幾乎有房子一般高的蒙着白麻

布的箱籠。裏邊裝着捕來的各色各樣的鳥兒，在那攪着牠們的人快樂地跳躍喧嘩時，牠們也不住地呼哨鳴嚀。我就蠢得連這一點也不懂，怎麼這樣的一隻大鳥兒攆着旁的鳥兒到市場去呢。

在漆黑的夜裏我來到渥斯特渥德(Osterode)。要吃飯又缺乏食慾，便即刻倒在床上。我累得像是一條狗，睡着又如一位上帝。夢中我又回到哥亭根，一直走入當地的圖書館。我立在法律廳的一隅，探索舊日的論文，潛心誦讀，當我停止時，我非常驚訝，已經是夜裏了，懸掛着的水晶燈光照耀透全廳。附近禮拜堂的鐘正敲着十二點，廳門徐徐地展開，走進來一位高傲的，頹長的婦人，威風凜凜地由法科的同人和隨員們陪伴着。這位高大的婦人雖然已經上了年紀，可是在面貌上帶一種嚴肅的美麗的表情，每一個轉盼都表示出女笛坦(Titanin)，威權的泰米斯(L'hemiis)(註一)的風度。她一隻手漫不經意地握着劍與

秤，一手拿着一束羊皮紙卷，隨她在一起是兩個年輕的法學博士曳着他們淺灰褪了色的衣裳的長裾，在她的右邊風一般跳來跳去的是瘦削的宮卿顧問路司提苦 (Ruslikus)，(註二)他是漢諾魏爾的呂苦各 (Lyt-kurg)，宣讀他的新法案；在她的左邊蹣跚地走着她的 *Cavaliers* (Sovereign) (隨從的武士)，樞密的法律顧問苦耶求斯 (Oujacius) (註三)，又漂亮又有情趣，正在談說着法律上的機智語，還這樣熱誠地自己笑着，甚至那位嚴肅的女神也屢次含笑向他俯下臉來，用羊皮紙卷敲着他的肩膀，和藹地細語：『小的，放蕩的無賴子，他把樹頂都砍掉了！』這時其餘的各位先生都同樣地走近她，都在觀察，嘻笑，大半是在笑那新近思考出來的小組織，或假定，或是與自己的小腦袋的類似的畸形的不完整東西。從廠開的應門又走進許多不認識的先生，他們表示出是著名的協會的偉人，却多半是粗野而鬼鬼祟祟的角色，

他們都高慢自足地下定義，分類，在每一個羅馬法典題目的小節目上爭論不已。不斷地又進來些新奇的人物，老的法學者穿着過了時的服裝，都是蒼白捲縮的假髮，久已被忘記了的面貌。最奇怪的是，大家把這些前世紀的名人並不另樣看待；這些人也就都一起加入，按着他們的智慧，都在喧嘩，發出銳利的尖聲，亂嚷亂叫，恰如海浪逐漸地瘋狂喧躁。洶濤滾滾地圍繞着這位高貴的女神，她是不能忍耐了，忽然用一種非常的大苦難的聲音叫道：『沉默吧！沉默吧！我聽見了尊貴的普羅密修士（Prometheus）的聲音，可鄙的強力同啞默的威權把這位無辜者鍛鍊在苦難的巖石上，你們一切的喧嘩與爭論並不能醫治他的傷，擊碎他的拷鍊！』女神這樣地呼叫，淚泉從她的眼中湧出，全堂都在咆哮，彷彿是死的恐怖的來臨。屋頂劃然作響，書籍都從架上飛舞下來，連那位老的敏許毫孫（Munehausen）（註四）也無濟

於事地從鏡框裏走出，呼籲和平，可是他們却依然爭持叫喊得更爲粗野，——直到我走到史學廳中才把自己從暴躁的瘋人院裏解救出來了。到了那慈惠的地方，健美的阿波羅（Apollo）同梅底色的威奴斯（Medeische Venus）的聖像並列，我便走向司美的女神的脚下，在她的瞬盼中我完全忘記了我所逃開了的那凶野的爭鬥，我的雙目興奮地吸飲她聖潔的身體的勻正同永久的愛，希臘的和平便浸入我的靈魂，如天的賜福，也在我的頭上傾注了日神阿波羅的甜美的琴聲。

醒來依然還聽見一種和美的聲籟。牧羣滿野。小小的牧鐘在響了。親愛的黃金的太陽從窗框照入，映着屋內牆上的壁圖。這些都是關於自由戰爭的圖像，那邊忠實地表現着我們一切的英雄是怎樣，還有革命時代處刑的光景，路易十六在斷頭臺上和同樣的斷頭事件，弄得人簡直不能向牠注視；但這却無須感謝上帝呢，人們大家都平靜

地躺在床上，喝着上好的咖啡，仍舊把頭安安穩穩地架在雙肩上，不會割斷。在牆上還掛着阿背拉得（註五）（Abelard）黑羅塞（Heloise），一些法蘭西的青年，無風趣的女孩的面貌，下邊很美麗地寫着 *la pudeur*（謹慎），*la timidité*（畏怯），*le pitié*（悲憫）等字，最後是一幅聖母的像，她是這樣地漂亮，可愛，虔誠，使我想要去尋求在畫家那兒坐着的那位模特兒，把她當作我的老婆。自然，我立刻便同這位聖母結婚，我將要請求她，要斷絕一切的聖靈的遠方的交際，如果因為太太的媒介在我的頭上加上了一團聖光，或是在任何一處獲得一些裝飾時，那我可是絕對不願意的。

喝完了咖啡，穿上衣裳，讀罷窗上的銘文，在旅舍中把一切都料理完了，我就離開渥斯特渥德。

這座城有許多的房子，各樣的居民，其中也有更多的，像是在郭

特沙可 (Gotschalk) 的『哈爾次旅行指南』中很清晰地讀到的人們。在未上大道之前，我先攀登上了那古老的渥斯特渥德堡的廢墟。牠還僅仗着半座很大的，牆很厚的，彷彿被靡爛所浸蝕的塔保持牠的存在。往可勞斯他爾 (Klausal) 的路又引我上山了，我在第一座的山丘上又下眺了一次山谷，那渥斯特渥德的紅屋頂從蔚藍的樅林中向上窺伺，像是莽野裏的薔薇。太陽付與了一種可愛的，兒童般的光照。這時望見了那殘頹的半座塔的莊嚴的後身。

這一帶地方還有許多旁的古堡的遺跡。最美麗的要算是虐爾登附近的哈爾登山了。(Hardenberg) 若是人的心恰如其分的是在左邊，在自由，改進的左邊，那麼，在眺望那些具有特權的肉食鳥(註六)的巖穴之際，可就不能抑止一切的悲涼的情感了，因為那些鳥兒止把「強烈的」食慾遺留給他們「衰弱的」子孫呢。我也是這樣悲涼地就度

過了這個早晨。我離哥亭根越遠了，我的情緒也漸漸地融和，觀感也如同往日又成爲羅曼底的了，遊蕩着就吟出下面的這首詩：

翱翔吧，你們奮夢！

開放吧，你這心扉！

燦爛地湧出來

歌的歡悅悲情的淚。

我要遊翔在樅樹間，

那兒奔湧着流泉，

親愛的畫眉在高唱，

驕傲的麋鹿在盤桓。

我要登上山之巔，
登上懸絕的巉巖，
那兒灰色的故宮墟
矗立在晨曦裏邊。

我靜靜地坐在那兒
追念着古代的風光，
舊日全盛的豪家
同着銷沉了的榮華。

如今野草舖遍了比武場，
那兒曾經有驕傲的勇士交仗，

他戰勝了一切的人，
得獲了戰爭的獎賞。

枯籐滋生跳舞台，
那兒曾經有美人玉立，
她向驕傲的勝者
用柔媚的眼波示意。

啊！死神的手爭服了
男的勇士，女的美人——
那瘦削持着鎌刀的武士
把我們一齊打落在沙塵。

(註一) 泰米斯在希臘神話中是正義的女神，也是一個 Titan。在這裏是象徵法律。

(註二) 指當時哥亭根的法律教授 Anton Mayer，Bayer 本作農夫解，拉丁文作 Ius-Hikus。呂苔各是斯巴達的立法者。

(註三) 十六世紀法國法官名。這里指的是 Gaspar Itege；他主張樹木只能高十五尺，有人以為過十五尺就該砍掉。

(註四) 敏許塞孫 (1688-70) 著名的政治家，哥亭根大學的督轄者。

(註五) 阿肯拉得 (1679-42) 法國神學者，以異端的罪名被追，旋判死刑。黑羅委 (1100-64) 是他的愛人。

(註六) 指當年古堡中的武士。

我走了一程，同一個旅行的手藝人遇在一起，他是從布勞史外各

來的，並且把這當作那個地方的一件新聞向我說，年輕的公爵怎樣地在往聖地的路上被土耳其人擄去了，只要一大宗贖款便能釋放。公爵的長征把流行的這舊日的傳說重新喚起了。民族總是有傳說的荒誕的思想的連鎖，在他們的『愛爾恩斯特公爵』（註一）Horzog Ernst）上這樣可愛地表敘出來。向我敘說這件新聞的是一位裁縫，一位矮小的少年，他是這般地瘦削，像是星星都能把他照透了，有如照透了莪相（Osian）詩中的霧的精靈。他的全身是怪僻與悲情的一種民族性的奇怪的混合。這特別地是在滑稽而哀感的歌調中表敘出來。他就用這種歌調向我唱着這奇異的民歌：『一個金甲蟲，落在籬笆上，嚇嚇，嚇嚇！』這首歌於我們德國人是很美麗的；沒有人是這樣地癡狂罷，他實在尋不到一個了解他的，比他更癡狂的人。只有一個德國人能夠理解那首歌，在那兒死哭死笑。我在這裡也見到了，歌德的文句是怎樣

地深入民生。我的瘦小的旅伴時常同樣地自家顫蕩着歌唱：『充滿了悲哀，充滿了歡喜，思想是自由的！』（註二）像這樣的原文的篡改在民族中是成了慣技了。他又唱一隻曲兒，『小葉蒂在維特的墓旁哀泣』。這裁縫充滿了感傷，用這種句子傾泄出來：

『我寂寞地泣在薔薇圃，

那兒下弦月常將我們窺伺！

我迷離哀痛地傍着銀泉，

牠曾親愛地灌注我們以歡喜！』

但是他即刻變爲嘻笑的態度，向我說：『我們在卡塞兒（Kassel）的同業協會裏有一個普魯士人，這樣的歌兒就是他作出來的；他不能穿引神聖的針線；他有一個銅錢在衣袋裏，就渴望有兩個，若是他酩酊大醉了，他就把天空當作青藍的的外褂，哭起來像是簷漏，還唱着

對句詩的歌兒！』我希望得到關於這對句詩的一個說明，但是我的小裁縫却用他那齊根害音（Ziegenhain）（註三）的手杖的小腿兒跳來跳去嚷道：『對句詩就是對句的詩！』最後我推想，他對於對句押韻詩，尤其是八行詩（Gassen）是很懂得的。——這時因為激烈的運動同逆風的關係，這位使『針』的勇士已經很疲倦了。他這坦然地作出一些大方的態度走去，並且壯語驚人：『如今我要用兩條腿征服了長路！』可是他不久便訴起苦來，說他走得雙足已腫，世界大半是太廣大無垠了；終於靜靜地倚着一棵樹幹坐下，他那柔嫩的小頭兒動搖得像一條頹喪的小羊尾巴，他悲苦地含笑呼叫：『我這可憐的死屍已經又全身脫解了！』

這里的山勢更爲斜陡，樅林在下邊激蕩得像碧海，在蔚藍的天上浮泛著白雲。地方的荒野幾乎都被簡單與協和給馴服了。自然也像

一個優良的詩人不愛激急的轉變。浮雲時時現出這樣奇異的形像，帶着一種乳白色，或是一種溫柔的，與青天綠野諧合一致的色彩的調配，使一個地方的各樣顏色互相融解彷彿輕妙的音樂，每一個自然的觀察都影響到平和鎮靜。——死去的霍甫曼(Hoffmann) (註四) 會要把這些雲畫得彩色斑斕。——同偉大的詩人一樣，自然也知道用微妙的方法產生出極大的效果。這里只有太陽，樹木，花朵，流水與愛情。自然，在觀察者的心中如果缺乏最後的一件時，那麼全體就只能呈現出一種惡劣的景象，太陽也就僅僅有若干里的直徑，樹木只適宜于燒火，花朵將僅按着花蕊去分門別類，而且水也是濕淋淋的了。

一個爲他病了的伯父到林中揀柴的小孩將雷爾巴赫村(Lernbach)指示了給我，那村中灰色屋頂的小茅屋有穿過谷中半個鐘頭的路程遠。『在那兒，』他對我說，『住着一個愚蠢的僵僵的人同一個白色的黑

人，』這後一個大家都叫他Albinos（黑人的白血病。）這小孩對着樹木自己理會；他向牠們行禮，像是很好的相識一般，牠們彷彿也發出響聲向他回禮。他打起口笛像是山雀，旁的鳥兒都圍繞着鳴答，在我不注意之間，他赤裸着腳，攜着一捆柴向林叢中跳去了。我想，兒童們都比我們年輕，我又想，他們怎麼同樣地是樹木與鳴禽，並且能夠深深地了解牠們；但是我們已經老大，有很多的憂慮，乾枯的法理，同惡劣的詩句在腦子裏邊了。當我走向可勞斯他爾的路上時，這已經不同的時代又生動地回入我的意念中。還未走到，便已早早地望見這座美麗的山城；待我來到時，鐘聲正敲十二下，小孩子歡天喜地地從學校中出來。可愛的兒童們大都是紅頰，藍眸，淡金色的頭髮；跳躍歡呼，喚醒我又哀痛又生動的回憶：當我是童子時，曾經怎樣地在都塞兒村（Düsseldorf）（註五）中一座腐敗的舊教僧寮的學塾中整上午

不許從木凳站起，必須忍受着這樣多的拉丁文，棒棍同地理，自己也同樣是過度地歡悅狂呼，如果那古老的法蘭西斯卡教堂的鐘聲打完了十二下。兒童們看我的背囊，知道我是外鄉人，饒然向我行禮。其中的一個兒童告訴我，他們剛講授了宗教課程；他把漢諾魏爾王家的宗教問答 (Katechismus) 給我看，說可以按着這本書向他們考問基督教的理。這小本書印得非常的壞，我恐怕着，神學已經成爲一種不愉快吸墨紙一般的印象在小孩的性靈中了；這是怎樣可怕地引起我的不快呢，那與神聖的三位一體論很危險地衝突的九九表就印在宗教問答裏邊，——的確是印在牠最後的一頁。像這樣兒童們在很早的時候就被帶往罪惡的懷疑裏引誘了。我們普魯士人都是很聰明的；當我們對於那些精通算法的人們的更改宗教憤激之際，總要好好地留心，不要教九九表印在宗教問答的後邊才好。

我在正午到了可勞斯他爾的冠蓋旅館。我嘗到嫩蒸的芹菜湯，紫蘿蘭般青色的燕蕪，一份同小薑片裏西姆布拉樓山（Chimbrasso）一般大的烤牛懶，還有一份燻青魚，叫作『比經各』，是接着牠的發明者的名字維廉比經各而得名的；比經各是在一四四七年死的，爲了那種發明，他曾被卡爾第五（Karl V.）如此的稱譽，使得他在一五五六年從米德堡（Middelbourg）至比利（Bielried）旅行，特意去了一趟彩蘭德（Zoo-land），只爲在那里看一看這位偉人的墳墓。這樣的一份菜是怎樣地味美呢，如果人更知道歷史上的註釋而將牠一氣吃盡。只有飯後的咖啡使我很討厭，這時一個青年坐在我這裏攀談，並且是這樣可怕地長篇大論，使得牛奶都在棹上變酸了。他是一個年青專心商業的人，穿着二十五樣雜色的坎肩，戴着同樣多的金印章，戒指，鋼針等。他看來像是一個猴子，披了紅色短褲，還自己說：天使衣服馬僕鞍！他熟

息整套的謎語，沒有許多奇聞逸事，這都是他從不相符合的地方聽來的。他問我在哥亭根有什麼新鮮的事體，我於是告訴他：我首途之先那裏出現了一張學者元老院的布告，以三個銀幣的罰金禁止切掉狗的尾巴，當着三伏的瘋狗把尾巴夾在兩腿之間的時候，由此人能將牠們同好狗區分，若是牠們失去了尾巴，最終就顯不出來了。——我飯後就走，去看訪鑛坑，銀鑛分拆處同造幣局。

(註一) 一首十二世紀的敘事詩。

(註二) 歌德的一首情歌的首句；運里的與原文稍不同。

(註三) 耶那 (Jena) 附近的地名；產手杖。

(註四) 德國的小說家，能畫，善音樂。(1776—1849)

(註五) 作者的故鄉。

同時常在我的生活上一般，我在銀鏤分析處竟與銀光（註一）相遠。在造幣局中我却恰逢其會，得旁觀錢是怎樣地鑄成。自然的，此外我絲毫不能拿去。我趁着這個機緣不過是旁觀罷了，並且我相信，即使一旦從天上落下雨錢來，我因之得到的也不過是頭上的窟窿，像當着以色列（Israel）的孩子們（註二）要用歡悅的勇氣聚集着白銀的『滿那』（Manna）的時候。我觀察新生的，輝耀的銀錢，在情感裏很可笑地混合着畏敬和感動，拿起一枚才從鑄錢的模子裏出來的錢放在手中，向牠說：『青年的銀錢！什麼運命在等待你！你將要創造出怎樣多的好事和怎樣多的壞事！你將要怎樣的保護罪惡又修補道德！你將要怎樣的被愛可是又被厭詛，你將要怎樣的助長奢豪，婚姻，欺騙與殺戮！你將要怎樣的永不息止的亂轉，從清潔的與污穢的手中，千秋萬歲，直到你終於罪深孽重，死後在亞伯拉罕（Abraham）的懷中

(註三)，他將你溶化，淨化，改造成一個新鮮的，更美好的東西，大概成爲一個清白無疵的小茶匙，將來我自己的玄孫用牠把他愛吃的粥湯攪爛罷。」

兩處出色的可勞斯他爾的鑛坑多羅特亞 (Dorothea) 同卡羅利娜 (Karolina) 的地道我覺得非常有趣，我必須把那裏充分地說一說。

離城半點鐘的路程到了兩座又大又黑的屋子。在那裏即刻就被鑛夫招待。他們穿着陰暗，鉛色，寬大，垂至腹下的上衣，同樣顏色的褲子，一件繫在後邊的皮褂，一頂沒有邊沿的蓑氈帽像是切去尖頂的圓錐。參觀的人也要同樣地穿上這樣的一套服裝，只是沒有後邊的皮巾，一位鑛夫長燃着一盞安全燈後，將參觀的人引入一個彷彿烟突掃除口的陰暗的洞口；待到走下去到了胸部了，他便又教給人怎樣緊緊把在階梯的規則，還請求在後邊跟着，不要害怕。這件事的本身是毫

無危險的；但在開始的時候總不相信，如果他對於鑛務的情形一點都不知道。單是必須脫去衣裳而將暗淡的懲役人的服裝穿上，自己就已經有一種特殊之感了。於是還要匍匐着向下爬，陰洞又是這樣的黑暗，只有上帝知道塔梯該有多麼長。但是不久便注意到，那不只是一條惟一的，直入黑暗的無底之淵的塔梯，却是分着許多框，有十五以至二十之多，每框以一小板過渡，人能夠站在板上邊，裏面又有一個新洞往一條新的塔梯引下。我最初入的是卡羅利娜鑛坑。那是我曾經認識的那位最髒最不愉快的卡羅利娜（註四）。梯框都是泥垢潮濕。從一個塔梯往另一個走下時，鑛夫在前邊担保着說，那是絕對沒有危險的，只須兩手緊緊把住了梯框，不要冒險登着邊旁的木板，在那裏現在有鳴響着的吊桶上升，十四天前一個大意的人曾在那里跌落，不幸把頸子跌傷了。在下面是一種紊亂嘈雜的響着，人完全接觸到在

轉動中的材木與繩網，牠們在把那吊桶盛着才採得的鑛同漏出的水向土捲起。地間被走到叫作坑道的橫斷小路，人在那兒觀察鑛脈的生長，寂寞的鑛夫就整天坐在那裏，勞苦地用槌子從岩壁中敲出鑛葉。那最下的深處我沒有到，在那裏有些人以為已經能夠聽見阿美利加人怎樣地呼喚着『呼拉，拉法耶特！』了（註五）（Hurrah, Lafayette!）；我們私下說，我走到那裏在我已經是很深的了；——不斷的騷擾與喧噪，閤人的機械的動轉，地下泉水的潺湲，從四方滴落下來的水，煙一般向上升騰的地氣，安全燈永久蒼白地閃爍於寂寞的黑夜中。真的，那是很昏迷的，我的呼吸緊迫了，我疲倦地依靠着平滑的梯框。我不會感到過所謂恐怖的感覺，但是很奇怪，我在那下邊的深處却回想起來我大約在去年這個時候在北海遭遇過一次狂飈。我如今想那真是悲哀的愉快呢，若是船搖搖去，暴風吹散了他們喇叭的曲調，

正在這時快樂的水手的警報響了，一切都重新鮮地被上帝的親愛而自由的天空所俯視。是啊，天空！——我渴望着天空，又喘喘地向上攀了一兩打的塔梯，我的鑛夫長引導我從一條又窄而又非常之長的穿山小路到了多羅特亞鑛坑。這里比起卡羅利娜來，是舒暢清新，塔梯也潔淨，可是更長更陡。這里我也更爲愉快，尤其是我又已遇着了活潑的人的痕跡。我已看見遊離的微光在深處顯示了，鑛夫帶了他們的安燈說着『祝福！』慢慢地向上走來，並且，在受過從我們這邊得來的同樣的答禮之後，又由我們一旁走過了；像是一種融陸平和的，可是同時又苦惱迷惑的回憶一般，這些老人少年們的嚴肅虔誠的，而又有一些蒼白的，被安全燈神秘地照着的臉貌就用他們幽深明淨的眼光看我。他們終日在那陰暗寂寞的山洞中勞作，如今是扒了上來，渴望那親愛的日光同妻子的明眸了。

我的嚮導本來具有一種崇拜十字架，德國的捲毛狗（註六）的天性。他用深摯的和藹指給我一塊地方，那是劍橋公爵（Herzog von Cambridge）同他全體隨員的會餐之所，當他來參觀鑛坑的時候，長木的餐棹還設在那裏，特別是那把公爵坐過的青銅大椅。善良的鑛夫說，此人留在永久的紀念中，並且他熱心講敘，那時發生怎樣多的宴樂，全坑道怎樣的用臘燭同花葉修飾起來，一個鑛夫怎樣的彈着三弦歌唱，那愉快而親愛的肥碩的公爵怎樣的喝很多的慶祝健康的酒，怎樣多的鑛夫，尤其是他自己，情願爲了那親愛肥碩的公爵同漢諾魏爾的王家而犧牲性命。——樣樣都很深沉地感動我，若是我見到這忠義的情感怎樣的在他自然的聲音中吐數出來。這樣優美的一種情感！而且是一種這樣真實的德意志人的情感！旁的民族能夠更聰明，更有情趣，更快樂，可是沒有像忠實的德意志民族這樣真誠的。我不知道忠誠是否

同宇宙一般的老，但我相信是一顆德意志民族的心把牠尋索出來的。德意志的忠誠！牠是沒有現代的花言巧語的。在你們官府中，你們德意志的公侯，人必須把那首忠實的埃卡爾特（Eckart）同暴虐的布爾衰德（Büring）的歌兒唱了又唱，他把他親愛的孩子們都致之死地，可是依然發現他永久地忠誠。你們有最忠實的百姓，並且你們是迷誤了，如果你們知道那伶俐而誠實的老狗會忽然發了狂來咬你們神聖的下腿。

如同德意志人的忠誠一般，現在那小的安登燈沒有起很多的爆炸，安安穩穩引導我們穿過洞穴同坑道的迷宮了；我們從蒸濕的山夜裏走上來，日光閃照着——啊，祝福！

大部分的鑛工都住在可勞斯他爾和同牠相連屬的小山城采萊非特（Zellerfeld）裏邊。我拜訪許多這些誠實的人們，觀看他們小屋子的布

置。聽一些他們很和美地伴着他們惟一心愛的樂器三弦的歌曲，讓他們給我講敘古山的童話，當他們未入陰暗的山洞之先，把他們練習得成爲常例的禱辭背誦，並且我也同他們作了許多好的祈禱。一個年老的鑛夫長甚至以爲我將要留在他們這裡作鑛工；等到我終歸告別時，他屬託我一些事轉致他住在哥斯拉爾（Goslar）的兄弟，還爲他新愛的姪女帶去許多的接吻。

這些人的生活彷彿是平和安靜，那真是一種真實的，有生趣的人生。毫蓋衰頹的婦人對着粗大的立櫃坐在爐子的後邊，大半已經在那兒坐了四分之一世紀了，她的思想和感覺同爐子的邊角和木櫃的粗離很深密地組合在一起。木櫃同爐子也有了生氣，因爲一個人把他靈魂的一部分灌注給她們了。

只有從這樣深的植覺生活中，從直感中，才成立了德意志的童

話，牠的特徵就在不只是動物和植物，連沒有生命的想像的對象也能言談動作。像這樣對象的內生活，在矮小的山屋林舍的靜默的神祕中，把牠們自己展開在官感的溫和的百姓的面前了。這樣的對象是有一個必要的，始終一致的性情，一種幻想的情趣，同純靜的人類思想的甜美的混合；我們在童話裏觀看，便吃驚地覺得，彷彿牠自身中便能解釋：縫針與綉針是怎樣從裁縫店裏走出來，在黑暗裏迷失了道路；草莖同蕪蔓還要坐在小河上面倒霉；鋤頭同筲箒也站在樓梯上喧吵又掉下來；被問的鏡子亦指示出最美麗的女子的像；甚至於血滴也開始敘說擔憂的同情的悲哀陰暗的言語。——因為這同一的理由，我們的生活在兒童時代是這樣的意味無窮，那時一切對於我們都是同樣的重要，我們聽取一切，觀看一切，一切的印象都是平等的，不像我們後來成爲故意地專門從事於一事物，把直覺的明亮的黃金很無聊賴

地變爲書中定義的紙幣，並且在人生的廣泛上得到了我們在人生深處所失掉的東西。現在我們是長成的，富有的人了；我們時常遷移新的住所，下女天地替我們打掃，按着私人的意見改變器皿的位置，這些器皿同我們的關係很淺，因爲牠們或者是新的，或者今天屬於這所房子，明天便歸於以撒 (Isaac) (註七) 了；就是我們自己的衣服同我們也是永久地生疏，我們不知道正在我們身上穿着的外衣上邊有多少鈕扣；我們這樣頻頻地改變衣履，永沒有一件同我們內心和外表的身世有長的關連；——我們也不能想起，那件衣服曾引起許多的哄笑，而在牠寬寬的綠條上還如此『親愛地』放過『親愛』的人的『親愛』手的褐色背心是什麼樣子呢！

對着立櫃坐在爐子後邊的老婦是穿着一件已經不知名了的衣料的花紋外套，那是她故去的母親的婚衣。她的曾孫，一個鑲工裝束的金

髮睜睜的童子，正坐在她的腳邊，她外套上的花朵，她能夠從這外套上邊說出許多的故事，許多嚴肅而美麗的故事，童子絕對不會就將牠忘記，牠還要時時地在他面前浮蕩，若是他不久長成人在卡羅利娜漆黑的坑道中寂寞地工作，並且他大半要把牠重新銳說出來，若是親愛的祖母死了很久，他自己成了一個銀絲衰退的老翁，坐在孫兒們的圍繞中，對着大櫃，在爐子後邊。

夜間我仍舊住在冠蓋旅館中，這時宮邸顧問B君也從哥亭根來到了。我很欣慰，得向這位老先生致意問候。當我把名字寫在寄宿簿裏邊，翻看七月份的那幾頁的時候，我又發現一個非常尊貴的題名，阿爾背背封沙迷索（Adalbert von Schlemihl），——（註八）那不朽的史雷末爾（Schlemihl）的傳記的作者。旅館主人向我說，這位先生是在一個不可言說的壞天氣裏走來，又在一個同樣壞的天空中走去了。

(註二) 不一定指的是猶太人，只說是一種能見到銀光的幸福者。「海那」是以色列人在沙漠旅行時所帶的乾糧。

(註三) 指淨罪火。

(註四) 卡羅利娜又是一個女性的名字。

(註五) 拉法耶特，法國人。曾於一八二四年至美國，受美人狂熱的歡迎；美國曾授與二十萬元的獎金。

(註六) 作者的諷刺語；指那些對於王家絕對服從的人們。

(註七) 亞伯拉罕的兒子，見創世記。

(註八) 諷人兼小說家。著有「彼得史雷米爾的奇跡」。

第二天的早晨我還得再減輕一次我的背囊，將一雙包好了的靴子擡在水中，於是『抬起腳來』，往哥斯拉爾去。我也不知走了多麼

遠。我只記得是這樣的：我悠悠蕩蕩地上山又下山，俯視十分美妙的草原；銀花的流水潺潺響着，甜美的林禽清嘯；牧羣的鈴鐺鏗地響；各樣的棗樹被親愛的太陽輝煌地閃照，上邊蒼天的藍頂是這樣地透徹，能夠深深地望入那神聖之境，天使們坐在上帝的脚前，從他面貌的表情學習全部低旁的歌唱。我自己却仍然縈迴於從我的靈魂裏排解不開的昨夜의 夢境。那是舊日的童話，一個騎士怎樣地探入深井，井中一個美麗的公主沉迷在僵死的魔術困眠中。我自己就是騎士，井便是陰暗的可勞斯他爾及鑛坑，但是忽然間顯出無數的燈光，從四圍的洞中跳出來了守候的矮人，呈現着惱怒的面色，向我揮起他們的短劍，銳聲吹動號角，跑來的越來越多，可怕地搖蕩着他們寬大的頭顱。我在那頭上邊一打，血就流出來了，我才看出來，那都是我白天在大街上用我的手杖打落的，紅花而長鬚的薊草的花頭。他們即刻都跑開了，

我來到一座光明燦爛的大廳；愛人悄立在中央，雪白，蒙着紗，僵直不動，像是一座雕像，而我就在她的嘴邊接吻，生存着的上帝呀！我感到她靈魂中神聖的氣息同她親愛的紅唇的甜美的顫動。我彷彿聽見上帝在叫：『當存光！』，於是一道無限的光芒就閃閃地射下；但是在同樣的瞬間却又變成黑夜了，一切都渾沌地一齊流到了荒野的海中。一座粗野荒涼的海中呀！死者的出靈就恐怖地在起着泡沫的水上疾走，他們雪白的鬼衣在風中翻舞，一個彩衣斑斕的小丑拿着鞭子在他們後邊追趕着跑，並且這就是我自己！忽然，從黑暗的波浪中海妖們都伸出他們畸形的頭，張爪向我攔來，我在恐嚇中驚醒了。

啊，完美的童話是怎樣地時常被損壞！如果騎士尋着了沉睡的公主，他是本來應當從她寶貴的紗罩上剪下來一塊的；如果她的迷睡被他的勇敢打斷了，她又回到她的宮中坐在黃金的椅上，騎士就必須

走到她的跟前，說：『我的全美的公主，你認識我嗎？』她就即刻回答：『我的全勇的騎士，我不認識你。』騎士立刻就從她紗罩上戴下的那一塊給她看，又恰好互相吻合，於是兩人溫柔地擁抱起來，樂人吹着喇叭，婚禮開始慶祝了。

這誠然是特有的不幸呢，我的愛情的夢很少得到這樣良美的結局。

哥斯拉爾的名字是如此的好聽，在那上邊關連着這樣多的古老的帝王的回憶，使我期望着一座嚴肅壯麗的古城。可是也不過如此，如果在名勝的附近一看。我見到一個具有許多窄小，迷亂而彎曲的街道的巢穴，一點兒水，這大半是哥塞河（Gosse），穿流在『彼士』的中央，這裡是腐敗而潮溼的，此外還有一條石道，那却是坎坷不平的，有如柏林的六脚韻詩。只有範圍內的一些古跡，即是由牆垣，尖塔同

雉堞組成的巢穴的地方，給與了這座城以一些峻技的感想。塔中的一個是叫作塔閣，（註一）牆有這樣地厚，像是全部的房間都是在那裏邊刻出來的。城的前面是一塊美麗廣大的草原，就是揚名的射擊場所，在，四圍都是高山圍繞。市場很小，一個噴水井在中間，水都往一個大銅盆中傾注。起火的時候有些回要在那兒敲打；牠就發出一種洪大響亮的聲音。大家都不知道這個盆的來源。有些人說是有一回在夜半魔鬼把牠放在市場那裏的。那時候人還愚蠢，魔鬼也愚蠢，他們互相輪流着餽贈。

哥斯拉爾的市役廳是一所塗了白灰的守衛室。隔壁的商業協會已經有了一個更好的局面。在那裏，在同地面和房頂都是一般遠的距離的地方，掛着德皇們的立像，都是煙氣燻黑了的，有一部分鍍了金，一手秉着儀杖，一手拿着天體球；都彷彿是燻炙過的大學學監。皇帝

中的一個却不乘儀仗，執着一把寶劍。我不能解釋這種不同是表示什麼；可是牠自有牠的意義，因為德國人有著名的習慣，他們把他們所作的一切事務都是要思攷一番的。

我在郭沙可的『旅行指南』中許多地方都讀到哥斯拉爾的古寺同有名的寶座。可是當我要看這兩件時，有人告訴我，寺院是大半倒塌，寶座也被送到柏林去了。我們是生在一个含有重要意味的時代：千年的古寺都被折毀，帝王的寶座被拔在拉雜堆房裏邊。

頽毀了的寺院的一些寶器如今都陳列在史推芬 (Stephan) 禮拜堂中，奇麗的玻璃畫，一些惡劣的畫圖，裏邊有一幅該是魯加可拉那赫 (Lucas Cranach) (註二)，此外還有一個木刻的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同一座無名金屬的異教祭壇；祭壇是一個細長四角箱的形狀，被卡呂亞笛得 (Karyatide) (註三) 撐着，她們是彎着腰的姿勢，手在頭上支

撐着，顯出不愉快的可憎的面貌。其中更不引人愉快的要算那立在一邊，像上面說過的大的木質十字架。這個帶着真的頭髮，荊棘，同血汗的面貌的基督頭至多不過表露出一個凡人的死亡，並不是一個降自上天的救世主的。這個面貌中也只是刻入了肉體的災難，並不是痛苦

的詩。這樣的像屬於解剖室內比在神殿中要恰當的多。深明藝術的教堂中的女役太太迴環着引導我，還把一個懸燈般掛在禮拜堂中央的，多稜角的，鉤得平滑，黑色而有白色數目字的木塊當作奇特的珍寶指給我看。啊，在新教的禮拜堂中發明的天才在這里是顯示得是如何的光榮！因爲是，誰會想到這個呢！在那木塊上的數目字都是些讚美歌的號碼，這些號碼向來都是用粉筆寫在一塊墨板上，並且就美學的意義上說，還常常發生一些庸俗的影響的，但是如今却由於上邊說過的發明，甚至却用來充禮拜堂的裝飾，還這樣地常常在那上邊盡量補綴

上片斷的拉菲兒(Raphael)的畫。這樣的進步使我很高興，因為我是一個新教徒，並且還是一個路德的信仰者，總是深深地憂慮，恐怕舊教方面的反對者要來嘲笑新教的禮拜堂，說牠們的外表是空虛，一定見棄於神的。

(註一) 中古時樹在城堡中央的塔。

(註二) 十四世紀的宗教畫家。

(註三) 當作支柱的女雕像。

我住在市場附近的客店裏，要不是店主人用他那長大而多餘的臉同他那冗煩的問訊陪我坐着，我總能夠更美味地享用一頓午餐；幸而我即刻被一個旁的旅行者的來臨給解救了，他也必須按着同樣的次序忍受同樣的問語：：quis? (誰呢?) quid? (什麼?) ubi? (什麼地方?)

quibus auxiliis? (從那里?) cur? (爲什麼?) quomodo (什麼事體?) quando? (什麼時候?) 鬧個不清。這位客人是一位衰老疲倦，憔悴了的人，從他的語言中可以聽出，他是把全世界都遊歷遍了，尤其是在巴他畏亞 (Batavia) 住的最久，賺了許多錢，可是又完全丟掉了，如今是隔了三十載的遠離，重行回到他的故鄉魁得林堡 (Quedlinburg) 去，——『因爲，』他說，『我們家族有世襲的墳墓在那邊呢。』店主人加上很明達的解釋說，我們身體葬在什麼地方於靈魂畢竟是不關緊要的。『您都記下來了嗎?』客人用這話回答他，在他的苦悶的嘴唇同沒有光亮的眼睛上圍繞起了一種凄然的霧圈。『但是，』他又自慰似地補說，但我可不願意就因此對於異鄉的墳塋說了壞話；——土耳其人葬送他們的死者比我們就美麗的多了，他們的墳地都是井然有序的花園，他們在那裏坐在他們雪白的，雕着纏頭的墓石上，坐在一棵

扁柏的蔭涼下邊，撫弄着他們嚴肅的鬚鬚，從他們長的土耳其煙管中安安靜靜地吸着土耳其煙；——還有在中國人那裏看去簡直也是一件有秩序的樂事，他們是怎樣地在他們死者的長眠處丁寧環舞，祈福，食茶，拉胡琴呢，那親愛的掘墳的人會還用各樣鍍金的花條板，小磁人。雜色的絹條，人造花，同彩燭很優美地去裝飾——一切都很優美——啊啊我那魁得林堡隔這里還有多麼遠呢？」

墓地在哥斯拉爾對我並沒有多大興趣。興趣更多的却是那個當我來到城裏時從較高的下層房的窗子笑着向外眺望的，那個美麗而捲髮的小女兒的頭。飯後我又跑去尋找那親愛的小窗；但是如今那裏却只放着一個插着白色吊鐘花的水瓶。我便爬了上去，從瓶中取出那嬌愛的小花，坦坦地將牠插在我的便帽上，也不大注意到那些街上的行人，尤其是那般用張大的嘴，僵死的鼻子，凸出的眼睛來監視我這件

正經合法的盜竊行爲的老婆子們。一點鐘後我又從那所房子面前走過的時候，綺麗的女孩又倚着窗子站着，她一見到了我便帽上的吊鐘花，她便滿面紅暈，急忙地跑進去了。我這時才把那美麗的面龐看得更爲明瞭；那是夏晚的微風，月光，夜鶯曲同薔薇香的甜美明透的化身。後來，天氣已完全黑暗了，她又走出門前。我就跑去——走近她——她慢慢地躲入陰暗的門內——我便握住她的手對她說：『我是一個奇花同接吻的迷戀者，人家不甘心願意給我的，我便偷。』——我迅速地吻她——她正要逃跑，我就蘊藉地低聲對她說：『只這一次呀，明天我就旅行到旁的地方去，並且不再回來了』——我感覺到可愛的嘴唇與小手的神秘的反應——於是我含笑從那里跑開了。是呢，我一定要含笑走開，要是我想起我不知不覺地說出來那句騙人的魔語：『我明天旅行到旁的地方去並且不再回來，』——這樣子，可以

知道，我們的紅包的同藍色的外套，（註一）比起紳士的鬚鬚的吸引力是更能打動女人的心呢。

從我的住屋呈現出一個豐美的往拉每爾斯背爾各（Rammsberg）那方望去的遠景。是一個美麗的夜晚。夜在牠褐色的駿馬上趕來，長的鬚手飄蕩在風中。我倚在窗前望着明月。真有一個人是在月中嗎？斯拉夫人說，月中的人叫作克羅他爾（Kloster），他用水的灌注成就月輪的生長。當我年少時，我聽說月是一個果子，若是牠成熟了，就被仁慈的上帝摘下來，同其餘許多的滿月在一起，放在世界盡頭的大櫃中，那裏是用木板釘緊的。到我長大了，我知道宇宙界限並不是這樣的窄狹，人的精神會將那座木櫃衝破，並且用一把彼得的大鑰匙（註二）同不死的觀念將七層的天界打開。啊不死！這美麗的思想啊！是誰初次把你想想出的？是不是尼恩背爾各（Nirnberg）的俗人，白色的睡帽

戴在頭上，白色的黏土煙袋含在口中，他們當着溫和的禮拜六日坐在他們的房門前，想得十分洽意，想這有多麼美好呢，如果他們這樣地長此以往，抽煙同生命的呼吸都不停息，能夠在親愛的永久中去度清貧的生活！或許是一個年少的情郎，他在他愛人的懷中去想那不死的意義，只是想着他，因為他真實感到了他，並且因為他不能感覺或想起別的東西？——愛情！不死！——在我的懷中忽然這樣地熱烈起來，我相信地理學家是把赤道遷移了，牠現在正直穿着我的衷心。愛的情感從我的心內注出，渴望地傾流在無邊的夜裏。園中的花在我的窗下更強烈地放起香來。香氣是花的情感，有如人的心在牠自信是孤寂而無人窺伺的靜夜中覺得更為強烈，花也就顯出含羞的疑惑，先等待着四面朦朧的黑暗，好把牠的情感完全交付出來，在甜蜜的香氣中噴吐。——你們傾注吧，我心中的香氣，越過山嶺去尋我夢裏的愛

人！她現在是已經躺在床上睡眠了；天使們跪在她的腳下，如果她在睡中淺笑，那便是天使們依次所作的祈禱；天上一切的祝福都在她的懷中，如果她呼吸，那我的心便在遠方震顛；太陽在她纖美的眼毛後沉落了，如果她把眼睛又睜開，那便是白晝了，百鳥鳴嘯，牧鐘在鳴，山峯在牠們綠玉的衣中閃爍，我也就『捆起背囊』，又去遊玩。

在這哲學的觀察同私秘的情感中，才來到哥斯拉爾的宮邸顧問B君的來訪猝然侵擾了我。我幾乎沒有時間能接待這個人的善意的殷勤。我敬重他，因為他有非常豐富的判斷力。我覺得他極活潑，新鮮，聰敏。他近來用他的新著作，『理智的宗教』，證明他是很聰敏的；這本書是這樣非常地使唯理論者歡喜，使神秘家惱怒，使許多的讀者爲之感泣。在這個時候我自己誠然是一個神秘家，爲了我的健康，同時我總要按着醫生的訓令避免一切思想的激動。而且我絕不錯

露保祿 (Paulus)，古利，(Gurilt) 克魯 (Krug)，愛許火 (Eichhorn)，包特維 (Pouterwek)，維晒得 (Wegscheider)，諸人唯理論的非常的價值。我自己也偶然很稱讚這些人剷除了這樣多根深蒂固的陋習，尤其是腐老教堂中的廢物，其中有這樣多的蛇蟲和惡劣的毒氣。在德國，空氣是太沉重悶熱了，我時常怕窒死，或者是被我親愛的神秘同志在他們愛情的狂熱中絞殺了。所以我也情願對於良善的唯理論者要好，如果他們把空氣弄得清涼了一些。在根本上自然的本身實在合乎唯理論的邊界；在抽氣機下同北極下，人總是不能忍受的。

我在哥斯拉爾過的那一夜，有一些怪奇怪的東西和我相遇。我回想起來還不能沒有恐懼。我從本性上是不害怕的，上帝知道我從不會感受過特殊的呼吸的緊迫，比方說，如果一把明晃晃的劍刃要同我的鼻子相識，或是夜半迷途在一座險惡的林中，或是在音樂會裏一個打

欠伸的少尉威迫要將我吞食——但是我怕鬼却這樣地厲害，有如『奧大利的觀察報』（註三）。恐怖是什麼呢？牠是由於理智還是由於情感的？爲了這個問題，我時常同曹爾阿色（Saul Ascher）博士爭辯，如果我們在那所我在那裏吃過許多次午飯的柏林的羅耶爾（Royal）咖啡店中偶然會見。他總以爲我們怕什麼東西，是因爲我們由於理智的判斷認定牠爲可怕。只有理智是一種力，沒有情感。當我吃得也好喝得也好的時候，他總是永不斷續地爲我論證理智的特權。等到議論終了，他總看一看他的錶而且判定：『理智是最高的原理！』——理智。若是我現在聽見這個字，我還是永久地看見曹爾阿色博士，他那『抽象』的腿，瘦窄而『先天的』灰色外套，在幾何教科書上可以當作銅版用的嚴整冰冷的臉。這個人是乾枯得像一個直線形的模擬的人形。在他向着『積極』的努力裏這個可憐的人把一切的良辰美景都從

生活中哲學（動詞）出去，一切的光，一切的信仰，同一切的花，對於他都毫無存在，除了冰冷的『積極的』墳墓。他對於普爾魏得（Polvedero）（註四）的阿波羅同基督教都含有特殊的惡意。對於後者他甚至於寫出一本小冊子証明了牠的非理智與不能持久。他實在寫了一整堆的書，書中總是理智從牠特有的優越中說出來的狂言壯語，但這可憐的博士却真是很滿足了，並且就以這種關係得到了一切的尊榮。但是也有過這樣的絕妙的笑話的，如果他不懂得各個小孩子所懂得的事體，正因為他自己是一個小孩子，他便現出這樣愚蠢的面孔。我也曾有幾次拜訪過這理智博士，在他自己的家中看見一個女孩傍着他；可見理智也不聽禁止人的官能呢。還有一回我同樣地要訪問他時，他的僕人告訴我說：『博士先生方才死了。』那時我並不感到旁的，除了彷彿他說：博士先生抽去元質了！

畢竟又回到哥斯拉爾。『最高的原理是理智！』在我就寢的時候我鄭重地向我自己說。但這時，理智却不能幫助我。我方才就在我從可勞斯他爾帶來的法哈根封恩塞（Vahlagen von Ense）的『德意志小說集』中讀了那篇可怕的故事，敘說一個他自己的父親所要謀殺的兒子怎樣地在夜半被他亡母的幽魂所訓戒。當我誦讀之際，這篇故事的奇異的表現。使一種深心的恐怖穿凍了我的全身。並且鬼的故事也能激起一種更悚懼的情感，如果在旅行中讀到牠；有時候在夜裏，在還沒有住過的一座城，一所房，一間屋內，人就不知不覺地這樣想起，有怎樣多的凶事已經在你正躺着的這塊地方發生了呢？何況月光這樣離離奇奇照入屋內，在牆上顫動着各樣不招自來的陰影，當我在床上整理完了的時候，我去看，我就瞧見了！

沒有比這個更悽寂的罷，如果有人傍着月光在鏡中看見他自己的面

貌。正在這時候一口沉重洪大的鐘敲起來了，牠敲得這樣地悠長緩慢，使我在那第十二下敲過後，確切地相信，大半是有整整的十二個時辰在這敲打的中間已經消逝了，還得重新開始來再敲十二下。幸而在倒那慢鐘敲第十一次同第十二次之間另外一個時鐘又敲起了，牠大半是憎惡他那位教母太太（註五）的遲緩罷，敲得非常地快，簡直是激怒的鳴響。當這兩個鐵舌頭都沉寂了的時候，深深的死的靜默就管領了全屋，我忽然的就聽見有一些東西在屋前廊下窸窣着蠕動了，彷彿一個老人的不安穩的脚步的聲音。後來我的門自己開了，死去的曹爾阿色博士就慢慢地踱了進來。一陣顫抖的燒熱浸透了我的全身的骨髓，我戰慄了，像是白楊的葉子，也不敢正視這個鬼魂。他却依然如故，同樣的先天的灰色外套，同樣抽象的腿，同樣數學的臉；只是臉比先前更黃了一些，那張在從先是總張着兩嘴角之間有二十二度半

的嘴如今却抵在一起，而且兩眼圈也有了一個更大的半徑。搖搖蕩蕩還像從先似的，扶在他的手杖上，他靠近了我，用他那習慣的口吃方言，和藹地向我說：『您不要怕，您不要信我是一個鬼！那只是您的幻像的欺騙，如果您把我當作鬼看。什麼是鬼呢？您能給我一個定義嗎？您能推演出一個鬼的可能性的條件嗎？這樣的現象是同理智站在怎樣的理智的關係上呢？理智，是呢我說的是理智。』——於是這個鬼就談到理智的分析，還引用康德的『純理性批評』第三部，第二本，第一節，第二段，現象(Phänomen)同本體(Noumen)的區分來證明，隨後又解釋這成爲問題的鬼的信仰，在旁的方面加上一個三段論法，終於用邏輯的證明判斷說，鬼是絕對沒有的。這時冷汗却流遍我的脊背了，牙齒打戰得像是竹骰子，因爲靈魂的恐懼在每句這位出靈的博士用以證明怕鬼的不合理的句子上我都無條件的點頭承認。他

標論得如此熱心，致使他一次在錯亂中從錶袋裏沒有拿出來他的赤金錶，却握出了滿手的蠕蟲，隨後自己發覺了他的錯誤，用一種奇異可怕的敏捷又放了進去。『理智是最高的——』鐘敲着一點，鬼魂也消逝了。

(註一) 軍人的服裝。

(註二) 彼得有開天堂的門的鑰匙。

(註三) 當時一種極守舊的報紙；作者以為牠是相信有鬼而且怕鬼的。

(註四) 快樂之宮。

(註五) 指那口遲緩的鐘。

第二天早晨我從哥斯拉爾前進，一半是無目的，一半是有意，去尋訪可勞斯他爾鑛夫的兄弟。又是美麗的，親愛的星期天氣。我登上

山丘，觀賞太陽怎樣去追逐霧氣，歡歡喜喜穿遊顫動的樹林，那哥斯拉爾的『吊鐘花』圍繞着我朦朧如夢的頭腦直響。羣山還在他們蒼白的夜衣中，樅樹從枝幹上搖曳着睡覺，清涼的晨風梳理牠們低垂的蔚綠的頭髮，小鳥正是在祈禱的時間，草原閃閃有如散滿金鋼石的黃金被，牧童在那上邊走去，帶着他們丁丁當當的牧羣。我似乎是真的迷失了道路。人總是擇取旁路小徑，以爲從此能更近便地達到他的目的地的。同在生活上一般，我們也是這樣地在哈爾次(Harz)山上。可也總有良好的人們，他們又引我們上了正路；他們願意那樣作，在那上邊還覺到特殊的快慰，如果他們用自得的容貌同勇敢的大聲解釋給我們；我們是走入了怎樣大的錯路，在這錯路中能夠墮入深谷同沼澤裏邊；那是怎樣的幸福呢，我們還時時遇見像那樣指示道路的人們。我在離哈爾次堡(Harzburg)不遠的地方就遇見了這樣的一個指路者。他

是一個哥斯拉爾的保養得良好的市民，一副光澤而浮腫，伶俐而頑冥的面貌；他彷彿是懂得獸疫。我們共同走了一程，他說給我各樣的鬼的故事，都該是很好聽的，要不是他忽然又把話岔開，說畢竟是沒有鬼的，說他剛才說的那白色的形體只是一個野賊，那呻吟聲是一個 Pacla（野牝豬）才生下來的小豬因發出來的呼聲，那地面上的騷擾只是由於家貓的跳鬧。他還說，只是人病了才相信看見了鬼；但就他區區自己而論，他就很少生病，只是時常害些皮膚症，每次他用些清白的唾液就治好了。他更使我注意到在自然界中的和協同功用。樹木是綠的，因為綠是很好看。我說他說得很對，自己又附和着說，上帝創造家畜，因為肉湯能強健人，他創造驢子，因為能夠用牠來給人類去作比喻來罵人，他還創造了人類本身，是教他們吃肉湯並且不應該當驢子。我的旅伴很高興，他尋到了一個同調，他的面貌更和悅地放出

光來，在分手時他感動起來了。

他傍着我走的這麼久的功夫，全自然大半都沒有一點魔力了；但不久他走開了，樹木又開始說話，日光鳴響，野花跳舞，藍天擁抱着蒼野。是的，我更明白了；上帝創造人類，是叫他們讚慕宇宙的豐美。各個創作家，無論如何地偉大，都希冀他的作品被贊美。而且在上帝的記錄聖經裏說得明確，他創造人類成爲他的榮譽和獎賞。

到處長途的遊行之後，我到了可勞斯他爾的朋友的兄弟家中，四圍都黑暗了，我體驗下邊的美麗的詩篇：

(一)

山上有小小的屋宇，

裏邊住着蒼老的工人；

那兒響着翠綠的樅樹，

閃照着黃金的月輪。

屋內有一把靠椅，
雕刻得美麗無比，
上邊坐着幸福的人，
幸福的人，便是我自己！

女孩坐在矮凳上
柔腕扶着我的雙膝，
雙眸像是兩棵藍色的星星，
小嘴兒像是一朵玫瑰紫。

親愛的，藍色的星星

望着我，天一般地寬朗，

她把她的百合手指

伶瓏地放在紫的玫瑰花上。

不，媽媽看不見我們，

因為她非常勤勉地在織紡，

爹爹拉着他的胡琴

還把古老的調兒歌唱。

女孩輕輕地絮語，

輕輕地，用微小的聲調；

許多重要的體己話，
都殷殷地向我說了。

「但是，自從姑媽死後，
我們簡直不能去

到那哥斯拉爾的射擊場，
那兒是十分地美麗。

「這兒寂寞恰恰相反，
在這枯冷的山峯，
冬天我們整整地
像是葬在冰雪中。

『而且我是胆小的姑娘，
我害怕彷彿一個兒童
怕那凶惡的山鬼們，
他們在夜間蠢動。』

親愛的女孩忽然靜默，
像是從她自己的話中發生恐懼。
她用兩支小手兒
把她的明眸掩蔽。

外邊的樅樹響聲更大了，

紡輪不住嗡嗡地轉，
胡琴的聲音雜在中間
古老的歌兒也不停斷。

『親愛的女孩，你不要怕，
不要怕惡鬼的威力，
晝晝夜夜地，親愛的女孩，
小天使在那兒保護你！』

(11)

樅樹用翠綠的手指
敲着低矮的小窗，

還有月亮，黃色的窺探人，
投進來他甜蜜的幽光。

爹媽都輕輕地打着鼾聲
在隔壁的睡房裏，
可是我們二人喋喋不休，
彼此都不能睡去。

「你頻頻煩煩地祈禱，
牠使我心裏不寧，
你那唇兒的顫動
不是從祈禱發生。」

「那又壞又冷的顫動
回回都在恐嚇着我，
可是你眼角的度光
又減輕了陰暗的驚愕。」

「我疑惑你的信仰，
什麼是真正的信崇，
信不信天父上帝，
信不信上帝的兒子同聖靈？」

啊，我的女孩，在兒時，

當我在媽媽的懷內，
我信仰天父上帝，
他博大地將宇宙支配；

他創造美麗的大地，
還有美麗的人類在上邊，
他給太陽月亮星星們
標畫出牠們的路綫。

等我大了些，女孩兒，
我理解了更多的東西，
我理解，變為理智的，

我也信崇上帝的兒子；

上帝的兒子，他親愛地
將愛啟發給我們人世，
可是報酬呵，像是通例，
被人們釘成十字。

如今，因為我是長成了，
讀了許多書，各處旅行，
心漲大了，從心裏
我信仰着聖靈。（註一）

他曾作出偉大的奇跡，
現在還在作着偉大的事業；
他擊碎了奴隸的羈絆，
還擊碎了皇家的暴虐。

他醫好致命的舊傷，
他洗新陳腐的正義：
一切人類，同樣地，
都是高貴的族類。

他憎恨惡劣的雲霧，
同着陰森的幽幻，

幽幻妨礙着快樂與愛情，
日日夜夜地向我們偷看。

聖靈精選了一千騎士，
都束好了武裝，
滿足他的意志，
使他們心舒膽壯。

他們貴重的寶劍閃光，
他們良好的旗幟飄蕩！
嗚，我的女孩，你可願意
向這樣驕傲的騎士端詳？

啊，就向我看，我的女孩，
吻我看我不要畏懼；
因為我自己
便是這聖靈的騎士。

(三)

月亮靜靜地在外邊
隱入了濃叢的樅林，
我們的燈在屋中暗暗地
起着爆花，沒有光明。

但是我的藍色的星星
在明亮的光中閃爍，
紫色的玫瑰展開花苞，
親愛的女孩在敘說：

「矮人兒們，小妖師，
偷我們的麵包同脂肪，
那些夜間還在櫃樹裏邊，
早晨就不知去向。」

「矮人兒們，從牛奶中
偷食我們的乳酪，」

讓那盆子敞着蓋兒，
貓兒把殘餘的都喝完了。

「貓兒是一個妖婆，
因為他當着夜間的風雨潛行，
向那邊幽靈的山巔，
到那倒塌了的古塔當中。

「那里曾經有過一座宮殿，
充滿了快樂同兵器的光華；
輝煌的騎士，美人，隨從們
夜間的戶外舞蹈喧雜。

『那裏狠毒的魔婦
將宮殿同人羣詛滅，
遺留下的只有殘墟，
鷓鴣在裏邊搭起巢穴。

『可是死去的姑媽說，
人若是說出那句正確符語，
夜裏在那正確的時間，
在那上邊正確的地點：
『殘墟於是又轉變成

一座光明的宮殿，
騎士，美人，隨從們，
都又融融地跳舞迴旋。

『並且誰若說出那句符語，
宮殿同人們都歸他自己，
鞦韆喇叭都服侍着
他的青年的莊麗。』

於是幻境展開了
從那小嘴的玫瑰花上，
明眸在那上邊傾注了

牠藍色的星斗的光芒。

女孩把金黃的頭髮

爲我將手兒圍繞，

給手指起了些美妙的名稱

笑着，吻着，終於沉默了。

在這寂靜的屋中

一切都這般親昵地看我，

棹子同櫃，我彷彿是

早先的時候已經見過。

親愛而嚴肅地響着壁鐘，
已經停息了的三弦，
從自身中開始發出聲音，
我坐着像是在夢裏邊。

現在是那正確的時間，
這也是那正確的地趾，
你將要驚嚇吧，我的女孩，
若是我說出那正確的符語。

我若說出那一句，
夜半就朦朧震悚，

溪水同縱林都大聲鳴響，
老山也爲之驚醒。

從山縫裏響出來

三絃的音浪同矮人的歌聲，
像是在狂放的春天，
一座花林從那裏發生。

花朵，偉麗奇異的花朵，
樹葉子寬大而奇幻，
放着雜香，活潑地悚動，
像是被情慾所震顛。

玫瑰花，熾烈像是紅色的火簇，
從狂熱中向上輝耀；
百合花，像是水晶柱，
直直地矗入雲霄。

星星們大得像是太陽
用渴望的情炎向下尋索；
在百合偉大的花心中
灌注了牠們的光波。

可是我們自己，甜美的女孩，

也都有更多的改變，

燎火的光芒，黃金同錦衣

快樂地圍着我們輝閃。

你，你變成一個公主，

這座小屋變成宮殿，

騎士，美人，隨從們，

在這兒歡呼，舞蹈，慶宴。

但是我，我得到了。一切的

宮殿，人民，還有你，

鞞鼓同喇叭都服侍着

我的青年的莊麗。

(註一) 作者用以代表近代的精神。

太陽升上來了。迷霧散去，像是幽魂們聽了第三次的雞唱一般。我又登山入谷，美麗的太陽浮蕩在我的面前，永久照耀着新鮮的美景。山靈完全公開地加惠於我；他知道一個詩人能夠將許多的美妙再敘說出來，他使我在清朗的晨觀賞他的哈爾次山，不像是各個人所能見到的。但是哈爾次山也看我，正如只有少數人看過我一般，在我的眼毛內閃鑲着同樣寶貴的淚珠，正好像那在那谷中的鮮草上的。愛情的朝露潤澤我的雙頰，滾滾的縱濤理解了我，牠們的枝葉交互，上上下下地搖曳，啞人一般用手表示牠們的欣歡。在遠方響得驚奇而充滿神祕，好像是一個不知在何處的林中禮拜堂的鐘聲。人說，這大半是在哈爾次山上這樣可愛，清明，幽淨地鳴響着的牧羣的鈴鐺。

按着太陽的位置是正午了，當我同這樣的一個牧羣相遇時，那牧童是一個和藹而黃髮的少年，他向我說，我站在牠的腳下的這座大山便是那古老的，舉世聞名的布羅肯(Brocken)。周圍數里沒有房屋，少年請我同他一起吃飯，我很滿足而快樂。我們坐下吃由乾酪同麵包組成的 *Dejeuner dinatoire* (可以當作午飯的二次早餐)；小羊兒饒倖地摑住麵包片，親愛的肥犢圍住我們跳躍，伶俐地響着牠們的鈴鐺，用牠們張大快樂的眼睛向我們笑。我們用餐真是國王一般；大概我的東道主對於我顯出一個真正的國王，而且因為他直到現在是個惟一的給我麵包的國王，所以也要國王一般地歌頌他。

牧童是國王，

他的寶座是草岡，

太陽在他的頭上邊

是沉重的，黃金的王冠。

驢羊睡在他的膝前，
這柔媚者，標着紅色的十字！
牛犢是他的隨員
都桀傲地遊戲。

小山羊是宮廷的優伶；
還有牝牛同禽鳥，
吹着笛子，搖着小鈴，
是那宮中的音樂。

奏樂唱歌這般地可愛，

還有這般可愛地

瀑布縱濤鳴在中間，

於是國王啊昏昏地睡去。

這時那支狗，他的大臣，

必須將一切管領，

他咆哮的吠聲

四圍都起了回應。

年少的國王在嘆語：

「國政是這樣的繁難，

啊，我要，我若是在家中
我的女王的身邊！

『在我女王的腕中

這樣溫柔地休息我的御首，

並且在她的愛眼中

放着我廣漠的國土！』

我們和陸地分手後，我就快樂地登上山去。即刻有一座高入雲表的縱林在迎接我，我對牠們在各種關係上都應該含有敬意。這些樹的生長不是完成得這樣容易，而且牠們在牠們的青春的時候便已經變成爲一個辛苦的時代了。這裏的山布滿了許多的大花鋼石塊，許多的樹

必須用牠們的根將石攔住或是衝破，還須努力尋找能夠產生滋養品的地方。到處都堆着石頭，幾乎組成了一座門，重重疊疊，在那上邊生着樹木，赤裸的樹根就從那石門上引出，在牠的根腳處先要將地包住，牠們才出現在自由的空中生長。牠們向那巍巍的高空崢嶸振起，與那環抱的石頭像是共同生長出來的一般，牠們站立得更為堅固，比起牠們那些舒舒服服，在平原的馴順的林地裏的同類們。那些偉大的人們也這樣站立在生活，他們先從早年的艱難與障礙的爭服上自強自固。樅樹的枝上跳着栗鼠，樹下遊散着黃色的麋鹿。若是我看見了這樣的一個親愛貴重的獸時，我便不能解釋，怎麼有學識的人們在這上邊尋快樂，追獵牠還要將牠殺死。這個獸是比人類仁慈的，曾經養有過聖潔的給諾魏發（Genovefa）（註一）的焦苦的悲哀。

金黃的日光艷麗地穿射濃密的樅綠。樹根組成一個自然的梯階。

處處是豐滿的苔地；因為石頭都是一尺多高的，且被美麗的蘚苔像用明綠的天鵝絨一般地鋪蓋。親愛的清涼，如夢的泉聲。處處看見水怎樣地從石下銀亮地流出，還將棵棵的樹根同纖維都洗滌。若是彎身去考察，便幾乎會悄悄地聽到了秘密的植物形成史和寧靜的山心的跳動。有些地方水從石頭與樹根中迸湧得太強烈了，組成極小的瀑布。在那兒正好坐息。水聲潺湲，這樣地奇異，羣鳥唱着斷斷續續的相思曲，樹木像用成千的女孩的妙舌低語，奇美的山花也像是用成千的女孩的眸子向我們看，到處嘻嘻地閃着快樂的日光，有趣的小草講着綠色的童話，一切都像是中了魔術，漸漸地更神秘，更神秘了，一團舊夢重生，愛人現出來了——啊，她又這樣快地消逝了！

登山越高，樅樹也更為矮小，牠們彷彿逐漸地縮縮在一起，直到只剩下野莓子和紅莓子的灌叢同山上的野草。那裏也覺得便寒冷了。

奇異的花岡石塊如今才分明地顯露出來；牠們都常常是可驚的偉大。那大半是在瓦爾布給斯（Walpuris）之夜（註二）惡鬼們互相拋擲的玩耍的球，若是女妖們騎在帚柄同又把上邊來到，並且像是迷信的乳娘告訴我的，同我曾經太恐懼地在雷志（Reisch）畫師的美麗的浮士德（Faust）的插畫上見到的一般，開始了冒險的褻瀆神明的聚會的時候。是呢，當着一個青年詩人於五月的第一個夜裏在從柏林至哥亭根的旅途上騎馬走過布羅肯的時候，當着他甚至還能見到幾個愛美文學的太太是怎樣地在一個山角開她們美學的茶會，怎樣地藹然地朗誦『晚報』（註三），把她們的那些競競地圍繞着茶棹跳躍着的詩的小山羊都稱讚爲萬能的天才，又把她們的最後的判斷降落到德意志文學的一般現象最後也偶然談論到了『拉特利夫』（Ratcliff）同『阿爾曼索』（註四）（Almsor），斷定作者及有一切的虔誠同基督的精義的時候，立

刻這位青年詩人便毛骨悚然，非常恐懼了，——我給馬一個靴釘，趕快跑過。

實際，若是登上布羅肯的上半部，便不能自制不想到許多愉快的布羅肯山的故事，尤其是那偉大神祕的德意志國民悲劇『浮士德博士』。我是永久地彷彿有馬蹄（註五）傍着我向上攀行，並且有人在幽默地喘着氣。我還相信就是梅非斯托（Mephisto）也得疲倦地喘起氣來，如果他登上他所鐘愛的山，那一條非常疲倦的路；可是我却快樂了，當我終於得到那久已思慕的布羅肯旅舍在面前的時候。

這所房正如從許多種風景畫中所認識的一般，僅僅是一座平土房，位在山尖上，是一八〇〇年司托背魏尼羅得（Stolberg-Wernigerode）伯爵建築的，照他的計劃，這房子是被當作旅店用的。因為風與冬寒的原故，四壁都是厚得驚人；房頂矮小，在房頂中間樹立一個塔樣的

望樓，隣近着這所房還有兩個小小的旁屋，那其中的一個就是在早年給布羅肯的旅行者當作庇身的地方的。

(註一) 德國古代的故事；迪克曾作成戲曲。給諾魏發發她的丈夫棄逐七年，

在林中吃草根，牝鹿養着她的小孩。

(註二) 布羅肯山峯冤鬼聚會的節日；從四月三十至五月一日。

(註三) 當時的一種很好的報紙。

(註四) 作者於一八二〇——二一年間所寫的兩個悲劇。

(註五) 即浮士德悲劇中的冤鬼梅非斯托。

走入布羅肯旅舍激起我一些非常的，顛幻迷離的感覺。在穿過樅林與巉巖的漫長而寂寞的攀登之後，忽然間就移入了這座雲舍；城池，山林都留在下邊，在上邊遇到的是一個奇異地結合的，生疏的社會，

在這樣的地方我們很自然地就像是一個被期待的伴侶，一半爲了好奇一半也淡漠地，被牠招待。我一看見房子裏都充滿了人，就像一個聰明人一般，已經想到夜裏，想到那葉蒲團的不舒服；我立刻就用頹喪的聲音請求茶水，布羅肯主人是十分地靈敏，懂得我這個病人在夜裏必須有一架安穩的床的。他在一個窄小的屋中替我安設下一榻，在那裏已經有了一個青年商人住定了。

在旅舍中我遇見活潑的人生與騷動。各大學校的學生。一部分是才來到的，正在打尖，一部分正預備前進，捆好行囊，把名字寫在備忘錄上，從旅舍女兒的手中接受布羅肯的花圈；於是有的抓着臉頰，有的歌唱，有的跳躍，有的歡呼，有的在問，有的在回答，天氣好，一路平安，祝福，再見。幾個臨行的人都狂飲了一些酒，他們從美景中得到雙料的享樂，因爲醉人看一切都是成雙的。

我安置合適了之後，便登上望樓塔，在那里我遇見一個矮小的先生偕着兩個貴婦人，一個年少的，一個年老的。年少的小姐是非常的娟麗。一副秀美的身材，綰髮上一個圓盔般的褐色緞帽，微風戲弄着帽上白色的翎羽，纖弱的四肢被一件烏綠的幔斗這樣緊緊地裹住，現出來嬌貴的風姿，自由的大眼睛靜靜地俯瞰着自由的大宇宙。

當我還是一個兒童時，除了魔術同些荒誕的故事之外，我並不想旁的，我把各個頭上戴着鴉鳥羽翎的美麗的太太都當作妖魔的女王，我看見她的衣裾是溼的，我便把她當作一個水妖。現在我想得不同了，自從我從自然史中知道，那象徵的翎羽是從愚蠢的鳥兒身上來的，而且一件太太的衣裾是在很自然的道理上就能夠變溼的。我如果用那隻兒童的眼睛看見了那剛才說過的妙齡美女在布羅肯山上那剛才說過的地方，我就會確鑿地想到：那是山上的仙姑，因為她方才將那

魔語說了出來，所以部下邊一切東西都顯得這般驚奇。是的，當從布羅肯第一次向下眺望時，一切都使我們驚奇到最高度，我們精神的各方面接受了新的印象，這些印象大半是種類不同的，甚至於是相反的，結合在我們靈魂中成了一種偉大的，不能分析也不能解釋的情感。我們若是能夠捉住這個情感的本質，我們便認識了這座小的性格。這個性格是完全德意志底的，在牠的缺點的，也同樣在牠的特點的關係上。布羅肯是一個德國人。牠用那德意志式的完整，像是一個偉大的覽勝圖一般，清白而明瞭地，把成千成百的，大部分在北方的大城，小城，村莊，和四圍一切的山林，河流，原野，都曠遠無邊地指示給我們。但正因為從這裏一切都彷彿像是一幅刻劃精細，輝染淨潔的地勢圖一般，我們的眼睛也就不能被那本來的美麗的田野所愉悅；這也正如那常有的現象一樣，我們德國的著作者爲了我們要用牠

將一切的事事物物都寫出的那種可貴的綿密，又簡直不能望那上邊想，想把那特殊的單獨的東西在美的方面表示出來。這座山也具有這樣的一種德意志的沉靜，固定與寬大；正因為牠能夠如此寬廣清楚地俯瞰事物。如果這樣一座山睜開牠的巨眼，牠當然能夠比我們只用我們微弱的窄眼在牠上邊盤旋的矮小的人們看得更多一些。許多人要說布羅肯是很俗劣的，克勞迪斯（Claudius）唱道：『布羅克山是高大的非利思特！』但這是錯誤。從牠時常被一頂白色的霧帽蓋着的禿頭看來，牠實在具有非利思特的外貌；但是，像在許多旁的偉大的德國人那裏一般，這話不過是一種純淨的俏皮話罷了。布羅肯是顯然也自有牠安然閑適的幻想的時代，例如那五月的初夜的時候。那時候牠便歡悅地擲去牠的霧帽在風中，並且也我們其餘的人同樣地好，真正德意志地，羅曼地，變成狂熱。

我立刻去尋找那位美麗的小姐攀談；因為這才真是享受自然的美景呢，若是能夠當地把牠談論出來。這位小姐不是富於精神的，却是非常官感的。一副真正驕貴的外貌。我說的不是普通的，枯燥而消極的驕貴，這種驕貴只明白了然什麼是必須被放棄的；却說的是那稀少的，自由而積極的驕貴，牠明白了然地說給我們聽，需要作什麼，而且憑了一切的真誠，牠將崇高而又親懇的信賴給與我們。爲了我自己的驚奇的原故，我發表出許多地理上的智識的話，給這位有求知慾的美女說出那在我們面前羅列的一切的城的名目，還帶着純正的大學講師的態度把我的地圖在望樓中央的棹上展開，在圖上將這些城給她尋找指明。但有很多的城市找不着了，這大半因爲我總用手去尋索，不大用眼去找；我的眼睛。在這個時候儘在那嫵媚的小姐的臉上去指定方向，要在那兒去發現比舒爾克（Schurke）同埃輪打（Eiland）（註一）更

美麗的部分。她的這面龐是屬於這一類的，不刺激人，有一些動人的魔力，永久是使人快意的。我愛這樣的面龐，因為牠把我顛頭倒倒的心又笑得安穩。這位小姐還沒有結婚，雖說她已經正在豐滿的青春期，很有充分地度夫婦生活的資格了。但是實在是一個常有的現象，只有在一個最美麗的女郎身上，要得到一位丈夫，才是這樣地艱難呢。這事件實在是古已有之的，大家都知道，那三個司快樂的女神都是以處女而終的。

我推測不出，那位伴着這兩個貴婦人的矮小的先生在怎樣的關係上總是站在她們身邊。他是一個瘦小而引人注意的人物。一個小頭，客奮地蓋着在短額上，一直垂到綠色的蜻蜓眼邊的灰色的短髮，圓鼻子遠遠地突出來，恰恰相反嘴同下顎却又很可怕地往耳朵後邊撤回。這樣的小臉彷彿是由一塊雕刻家用來捏練他們初次模型的柔輦黃色的

混塊組成的；如果他的那窄嘴唇一撮在一起，在他的頰上便引出成千的半弧形的纖細的縐紋。這位矮人不說話，只是時常地，如果那位老太太和藹地同他低聲交談，他便微笑得像是一個流鼻涕的猿面犬。

那位老太太是那年輕的小姐的母親，也具有貴族的外貌。她的眼睛流露出的一種病弱而又熱情的憂鬱，嚴肅的誠虔圍繞着她的口角，但在我看來却顯得是，她彷彿曾經很美麗過，笑的很多，接受過很多的接吻，也回贈了很多。她的臉像是寫過兩遍的羊皮古文書，從一位教堂神父的原稿上的新墨的黑字體下邊透露出一個古希臘愛情詩人的斑剝了的詩句。這一年這兩位貴婦人同她們的旅伴在意大利住過，因此她們向我說各樣的，羅馬，弗羅稜斯（Florenz）同威尼士等處的美麗。母親講敘了許多彼得教堂中拉菲兒的繪畫，女兒說的關於非泥采（Fenice）劇院的歌劇說得更多。兩人都很被即興詩人（Improvisator）的

藝術所激動。尼恩背爾各是貴婦人的故鄉；可是她們並不大向我說那個地方的那古代的壯麗。那良好的瓦根塞爾（Wagensohl）（註二）替我們保存下來的典雅的十四五世紀的平民詩歌（Meistergesang）是完全消散了，尼恩背爾各的女市民却只從無聊的卽與同那鬧雞一般的無聊的歌唱來陶怡自己。啊，聖塞巴都（St. Sebaldus），（註三）你如今是怎樣一個可憐的守護神！

在我們言談之際，薄暮已經開始了；空氣更冷，日腳已深沉，望樓上充滿了大學生，商店伙計，一些尊貴的縉紳同他們的太太小姐，都是來要看日落的。這真是一樁壯美的觀瞻，可以使靈魂興奮而祈禱的。大家都嚴肅靜默地站了十五分鐘，然後看燦爛的火球怎樣地在西天緩緩沉下；臉面被晚霞射照着，雙手不知不覺地拱起；這是一個靜默的教區，在一座巨大的寺院的中央，當我們站定的時候，牧師高高

地舉起聖餅，從風琴中傾瀉出巴雷特利那（Palestrina）（註四）的永久的讚美歌。

當我沉思之際，我聽見有人在我身邊嚷出來：『自然界怎麼在普通的現象上却是這樣的美麗呢！』這句話是從我同屋的伴侶，那青年商人的充滿了情緒的懷中發出來的。因之我又回到了我『工作日的情調』（註五），向貴婦人去敘許多關於日落的殷勤，但她們像是不舒適，靜靜地走入她們的屋內去了。她們允許我還閑談一點鐘。像地球的本體一般，我們的閑談是圍繞着太陽旋轉。母親說，沉在霧中的太陽彷彿是一朵火紅的薔薇，那美好的天把牠拋入她親愛的地的擴大而灰白的婚衣中。女兒微笑，照她的意見却以為是，這樣自然的現象的頻頻的觀賞減弱了她的不少印象。母親從歌德的旅行通訊中引用一段去更正了這謬誤的意見，並且問我讀過維特沒有？我相

信，我們還談到了安哥拉（Angora）的貓，埃特魯克（Etrusker）的瓶，土耳其的頸巾，馬卡羅尼（Macaroni）同勳爵拜輪，老太太還從他的詩中歎息着背誦了一些關於日落的地方，美妙地被牠們感動。我把我的美麗而富於精神的女同鄉，男爵夫人愛麗絲封霍痕號孫（Elise von Hohenhausen）的翻譯介紹給不懂得英文又想認識那首詩的這位年輕的小姐，趁着這個機會我不會缺少，像是我對於小姐們應當盡的義務一般，缺少說些對於拜輪的非神，無情同薄倖上，（天還知道有更多的）的憤激的話。

事後我又在布羅肯峯上散步；因為那裏還不會完全黑暗。霧並不濃，我觀看那兩座人們稱為巫女祭壇和魔鬼講座的山丘的輪廓。我放我的手鎗，可是沒有回響。但我忽然聽到熟識的口音，而且我感到擁抱同接吻。那是比我遲四日離開了哥亭根的同鄉們，他們非常驚奇，

又遇到我獨自一人在布羅肯山上。於是談話，驚訝，商量，歡笑，回想，我們在精神裏都回到那『學術的西伯利亞』（註六），在那裏，文化是這樣地廣大，野熊被擊在棧房裏邊，黑貂給獵人祝問晚安。

（註一）哈爾次山的兩個村莊。

（註二）阿爾克多府（Aldorf）的教授；於一六九七年著有論平民詩歌的藝術的書。尼恩肯爾各是韓司薩克斯（Hans Sachs）的故鄉；他是當時平民詩歌中的大師。

（註三）尼恩肯爾各的守護神。傳說死於八〇一年，或九〇一，或一〇七〇年。

（註四）意大利的音樂家（一五二四——九四）。

（註五）在上段作者正沉於『禮拜日的情調』中。

（註六）指哥亭根。野熊同黑貂大半都說的是那裏的大學生。

在大廳內正是晚餐的時候。一條長的棹子同兩行飢餓的大學生。在普通的大學生談話的開始時，總是：決鬥，決鬥，還是決鬥。這個聚合多半是由哈雷（Halle）的人組成的，因此哈雷便成爲談話的大對象。宮邸顧問徐次（Soltitz）（註一）的密扇被加上注解地說明。隨後說，在齊培（Gypen）島的國王那裏最近的選舉已經很燦爛地完了，他選了他的私生子，他同一個列支斯敦（Lichtenstein）的公主很不正當求婚，他貶了正妃，並且全體爲這事感動的閣員却照例哭泣。我用不着說明，這與哈雷的啤酒的威力有關係。此後話便說到兩個中國人身上去了，他們兩年前曾在柏林展覽過自己，如今在哈雷被任爲中國美學的大學講師。於是諷刺開演了。大家設想一件事體，一個德國人在中國展覽自己去掙錢；爲了這個目的，作了一個招牌，在這招牌上有大臣鄭昌重（Tsching-Tschang-Tschung）與賀海河（Hi-Ha-Ho）發表演見說道

是一個真正的德國人，而且還勘計過了他的巧技，重要的是哲學思考，吸煙和忍耐，更在末尾被注明，在正當大嚼大吃時刻的十二點鐘人不許帶着狗，那時狗會把那座美好的布羅肯山從可憐的德國人這裏奪去。

一個在柏林受過一番淘汰的國家主義學生團的團員關於這座城談論得很多，但是非常偏狹。他拜訪過威索斯基（Wisotzki）（註二）同劇院；但這兩處他都評判錯了。『青春是說話般就迅速地終了……』（註三）他一邊唱，一邊又談論起更衣室的華美，男伶同女伶的誹謗……但是這位青年，實在不懂得，因為凡是這句普通的成語『Man so dahn』（只是這樣作罷了）的這一句話所已經充分說明的，在柏林一切事務的現象上也大半適用，所以說起舞台上的想像的事物來，是必須要絕頂地繁華的，因此劇院幹部的人大多願意到『演某一幕劇的鬚鬚的

顏色同服裝的忠實，服裝須要歷史家加以考證核定出來，還要被有學識的裁縫科學地縫好呢。這都是必要的。因為假使有一次馬利司徒阿特 (Maria Stuart) (註四) 穿上了一件已經是屬於安娜 (Anna) 女王時代的胸褂出來，銀行老板克利斯亭古梅爾 (Christina Gumpel) 就一定要據正當理由來抱怨的，而一切的幻像就都給他失掉了；假使一次勳爵布爾頓 (Lord Burleigh) 因為錯認了而穿上了亨利第四的褲子，那末，那出自李零套 (Lilientau) 族的司泰素普 (Steinrope) 軍事顧問夫人一定就要整夜目不轉睛地注意這個時代錯誤 (Anachronismus)。而且劇場的理事長的像這一類的注意不只是限于胸褂和褲子上，還擴充到了那與牠們有牽連的角色。所以將來阿塞羅 (Othello) 須由一個真正的黑人表演，是列支斯敦教授 (註五) 特為這個目的從非洲召來的；在『憎與悔』(Menschenschand und Reue) (註六) 中，將來安拉麗 (Enlala) 須由一個真

確的逃亡的女人（表演），彼得須由一個真確愚蠢的青年（表演），那不認識的客人須由一個隱匿着的姦婦的丈夫來表演，這三人都是用不着要預先從非洲去召喚來的。在『關係的威力』（*Macht der Verhältnisse*）一劇上，須得有一個真正的，已經得過兩個耳光的作家來表演劇中的英雄；在『祖妣』（*Amtrau*）（註七）一劇中的那個當耶羅米（*Jaromir*）的藝術家是必須一個曾經真實地強掠過或至少也要是偷盜過一回的人；馬克伯司夫人（*Lady Macbeth*）（註八）須由一位太太表演，她真是像迪克（*Tick*）所希望的，性格裏充滿了愛情，但必是對於一個暗殺行刺的染血的面貌有幾分熟習；而且遷終還得有一條大的蟲子被約束起來去充當那特別淺薄，沒有情趣，下賤的角色，一條大蟲子，牠每次定都能使牠的精神的同伴——觀眾——狂喜，只要是牠肯從牠的本來的高大中立起身來，變高，高，『寸寸都高得是一個無賴！』

——這樣，那位上邊所說的青年如果將柏林戲曲的許多關係都惡解釋錯了，那就是他還很少知道史波梯尼 (Spontini) (註九) 的耶尼查爾 (Tancredi) (註十) 的歌劇用牠的鑼鼓，象，喇叭，銅鑼，正是一個英雄的方法，勇猛地強奮我們沉睡的國民的，柏拉圖和齊采羅 (Cicero) 已經聰明地介紹過的一個方法。至於舞蹈的在外交上的意義，這位青年懂得實在太少了。我很費力地指示給他，政治的位置在何給 (Hoguet) (註十一) 的雙腳上比在布赫何次 (Buchholz) 的頭腦裏是要怎樣地更多，他一切的方圈舞怎樣地說明外交的談判，他各個的運動是怎樣地都含有一種政治的關係，譬如說罷，他就表白出我們的內閣，如果他熱切地向前一彎，雙手一伸張；他就表白出聯邦會議，如果他一百次地在一個腳上迴轉，並不離開地位；他就是在企望那些小公侯們，如果他彷彿用細住了的腿旋環細步；他就描刻出歐羅巴洲的均衡，如果他彷彿

佛一個醉人般的搖來晃去；他就說明一個集會，如果他將彎彎的兩腕球樣地互相抱起；末了，他就表現我們東邊的太偉大的朋友，（註十二）如果他在漸漸伸展裏望高處抬起，在這個位置停了許久，於是才忽然從可怕的跳躍中迸發。我說過這些後，迷霧從青年的眼中散去了，他如今知道，爲什麼一個跳舞者比一個大詩人還更受人尊崇，爲什麼舞蹈在外交的聚會時是一個不疲倦的談話的對象，爲什麼一個美麗的跳舞女郎時常被大臣祕密地談講，他的確是日夜勞碌着，要將她感動地作成他的政治的小組織。啊，阿皮司（Alpis）（註十三）！表面的（*ocho-atisch*）看戲人的數目是怎樣地大，而看入內心的（*esoberisch*）的數目又是怎樣地小呢！在那邊站着的是怯弱的小民族，他們睜視，他們驚訝，跳躍，與迴轉他們在雷米賴（註十四）（Lemiere）的地方學習解剖學，讚揚略尼士（*Ronisch*）的十字跳，斤斤地談論優雅，諧和，腰部下

——竟無人注意，在跳舞的暗示中他能看見德意志祖國的運命。

當着這樣種種的談話飛來飛去的時候，大家却不曾從眼中失去實種，那盛滿了肉和馬荅署的大匙羹依然充量地被吸食。飯菜究竟是很惡劣的。我把這事悄悄地伸訴給我的隣客，但是他用一種我認出是瑞士人的口音很無禮貌地回答，說是我們德國人像是同着那真正的自由一般，連真正的滿足是不相認識。我聳一聳肩，對他說明，瑞士人本來到處都是些公侯的家奴同糖的製造者（註十五），還特殊地被上了Swiss這樣的稱呼，大概就是如今的瑞士的自由英雄，他們的政治的勇敢在羣衆口中還嘵嘵地被人談論，在我看來也永久像是一個野兔，他們在公共的場集上射擊手鎗，一切的兒童農夫都因他的勇敢而陷入驚嚇，但究竟還都是些野兔。

阿爾卑斯山下的驕大的確沒有把塞文狄斯（Cervantes）所說的話作

惡意解釋，『他是一個肥人，所以是一個好人。』可是在我另一邊的鄰客，葛萊府瓦得(Geritwald)的大學生，因為那段言論却非常激怒；他斷定說，德國人的元氣同質朴還未消亡，他把自己的胸膛擊得震震有聲，還喝空了一大杯白啤酒。瑞士人說：就——！就——！』可是他說得越沉靜，葛萊府瓦得的大學生越是憤慨激昂。這位先生是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個人，其時虱蟲佔據有良好的日子，理髮師怕要餓死的時候。他披着下垂的長髮，一幅騎士的頭巾，一件褐色古德意志式的外套，一條髒的汗褂同時也充當背襟的職任，那下邊一個大賞牌帶着布呂黑爾(Blucher)(註十六)白馬的毛鬃。他看來是像一個與他的身體一般大的愚人。我願在晚餐間，還要同他組成一個愛國爭辯的運動。照他的意見，德國必須被分作三十八郡。我却主張必須是四十八個，(註十七)因為然後才能寫一冊德國組織的綱目，而且這畢竟是

需要的，生活同科學總是相連屬。我的葛萊府瓦得的朋友也是一位德意志的歌人（Bardé），而且，據他告我說，他作過一首民族英雄詩去讚揚黑兒曼（Hermann）同黑兒曼的戰爭。我爲這首詩的製作給了他許多有用的暗示。我叫他在這上邊注意，使他能夠將安多堡（Tentoburg）森林的沼澤與木道很逼真地從『淡泊的』，『艱澀的』詩句中表示出來，而這是一番忠烈的雅醇呢，如果他使瓦路斯（Varus）同其餘的羅馬人都言語昏憤。我希望，這個計劃對於他真達到了曖昧的幻想，同樣地成功有如旁的柏林的詩人。

我們的席上是更喧噪，更愉快了，葡萄酒追逐着啤酒，檸檬水蒸發，傾飲，碰酒杯，歌唱。『老國君』（註十八）同米雷爾（W. Müller）、呂克（Rücker），烏爾得（Ulhard）諸人壯麗的詩歌都唱出來了。還有美麗的梅特非色（Methfessel）的佳調。最好聽的是我們的阿爾恩特（Arndt）

的德意志的語句：『上帝，他使鐵生長，他不要有奴隸！』外邊也騷騷作響，彷彿這座老山在協唱，一些合醉的朋友們甚至以為是，牠快樂地搖晃牠的禿頭頂，因此我們的房子也因之動來動去。瓶子更空了，頭腦更滿了。一人呼喊，另一人假聲作歌，第三人朗誦『罪惡』(Sünde)，第四人說拉丁文，第五人講敍中庸之道，還有第六人立在椅子上演說：『我的先生們！地是一個圓筒，人類是那上邊惟一的小木栓，似乎沒有固定地散布着；但是木筒自己轉，小木栓到處亂撞亂響，一部分是時時的，其餘是稀少的，成為奇異混雜的音樂，這個音樂叫做世界史。於是我們就先說音樂，次談世界，最後是歷史；但是我們把這最後的又分為原來的實在影子與西班牙的蒼蠅——』(註十九) 這樣有意無意地說下去。

一個有情趣的梅克稜堡 (Mecklenburg) 人，鼻子放在檸檬杯中，幸

福地微笑地吸嗅着檸檬的蒸氣，給加上解釋，他是精神興奮着，好像又以爲他又立在史威林（Schwerin）劇院餐館的前面了。另外一個人高舉他的酒杯，像是一個在他的眼前的望遠鏡，而且彷彿就用牠注意地觀察我們，當着紅色葡萄酒杯舉起來在他的額骨上面，又望下傾注在他高高突出的口中的時候。葛萊府瓦得的大學生忽然振起，投在我懷中，歡呼道：『啊，你懂得我嗎，我是一個情人，我是一個幸福者，我又被愛了，並且，上帝懲罰我！那是一個體面的女孩，她有豐滿的胸乳，披着白色的衣裳，還彈鋼琴！』——但是瑞士人哭起來了，溫柔地吻着我的手，不住地呻吟：『啊卑卑麗（Bäbeli）！啊卑卑麗！』

（註一）哈雷很有名的大學教授。

（註二）一個很通俗的飯店的主人。

（註三）希賴（Schiller）的劇本『Wallenstein之死』第二幕第二場中的詩劇。

- (註四) 也是希類的劇本。
- (註五) 柏林的動物學教授。
- (註六) 可采必 (Kolzebue) 的劇本。
- (註七) 哥利爾巴爾采爾 (Griiparzer) 的劇本。
- (註八) 莎士比亞的悲劇。
- (註九) 意大利音樂家，在柏林充音樂指揮者。
- (註十) 土耳其一種最野蠻的軍隊名稱。這種歌劇非常騷雜。有一次真有一支象上了舞台。
- (註十一) 何給是當時的一個跳舞家。布赫何次是柏林的史學者。
- (註十二) 指俄國。
- (註十三) 古埃及的神牛。
- (註十四) 待查。
- (註十五) 瑞士人自十五世紀以來便侍從列強，充發皇的禁衛軍。“Schweizer” (瑞

士人（這個字普通都以之稱呼公侯侍從及製糖者，不限定是何種民族的。

（註十六） 普魯士的大將。

（註十七） 四十八之數便於區分。

（註十八） 歌名。以下的人名都是當時的著名詩人。只有梅特非色是音樂家。

（註十九） 西班牙的蒼蠅指塗數上去的面飽膏藥。

在這紊亂中衝激中，碟子跳舞，杯子飛翔，對我面坐着的兩個青年，秀美蒼白得像大理石像，一個很像阿多尼（Adonis），一個很像阿波羅。不很顯著的，是那葡萄酒在他們雙頰上渲染的輕輕的薔薇的氣色。他們含着永久的愛情互相對視，彷彿一個人能夠在另一個人的目中誦讀，在這對眼中射出光芒，像是一些光珠從那充滿了燃燒的愛情的杯中滴入，那杯子是一個虔誠的天使在那上邊從一顆星星向另外的

一顆轉運的。他們帶着焦苦的相思的語聲低談，都是憂愁的面貌，從中發響出非常痛切的聲音。『羅賴 (Lora) 現在也死了！』一個歎息着說，停了一會就談起那個哈雷的女孩，她鍾情了一個大學生，在他離開了哈雷的時候，她不同人講話，吃得很少，日夜飲泣，總望着從先她的愛人贈給她的金絲雀。『鳥兒死了，不久羅賴也就死了！』故事就這樣終止；兩個青年又沉默歎息，他們的心房像是要碎裂了。終於另一個說：『我的靈魂很悲哀！同我到外邊的暗夜裏！我要呼吸雲的氣息同月的光芒。我的哀傷的侶伴！我愛你，你的話聲如蘆語，如上溯的江流，在我的懷中起了共鳴，但是我的靈魂是很悲哀！』

於是兩個青年站起，這個用腕挽着那一個的脖項，他們離開了這個瘋亂的房子。我在後邊跟隨着他們，看見了他們是怎樣地走入一座黑暗的屋中，一個人怎樣地將大衣櫃當作窗子開開，二人怎樣地停立

在櫃前，膀臂熱切地伸張，互相談話。『你朦朧的夜的微風！』一個呼叫着，『你們怎樣涼爽地清拂我雙頰！你們如何親愛地戲弄我飄蕩的捲髮！我立在山上的雲頂，在我下邊是人們的沉睡的城市，還閃耀着靛青的流水。聽呀！那下邊的谷中捲濤作響！那山丘的上邊在霧體中顯出先人們的幽魂。啊，如果我能同你們在雲馬上追逐於暴風雨的夜中，波輪的海上，升入星空！但是，啊！我是重負苦惱，我的靈魂很是悲哀！』——另一個青年同樣地將膀臂充滿了渴望的情熱向衣櫃伸開，淚珠自他的眼中迸出，他用悲苦的聲音對着一條黃皮褲子交談，他把牠當作月輪：『你娟麗的，天的女兒！優雅的是你面貌的寧靜！你嬌愛地遊蕩而來！星星追隨着你東方的藍色的軌道。雲彩當着你的玉貌都歡悅，牠們憂鬱的形體發出光來。在天空誰能比你，夜的嬌女？星星在你的照臨中都含羞，並且轉移了閃綠的眼。若是早晨你的玉容

憔悴，你是從你的路上跑向那里？你也像我似的有你的哈雷嗎？你住在悲痛的影中？你的姊妹們都從天空墜落？她們，同你和陸地遊遍全夜的她們，都不在了嗎？是呀，她們墜落了，啊，美麗的光，你時時隱蔽，悲悼她們。可是夜一旦來了，而且你，你也消逝了，離掉了那上邊的你的藍色的軌道。於是星星都抬起牠們的綠首，那是曾經爲你的照臨而羞澀的，牠們又歡悅了。可是你如今是盛裝在你的光華中，從天門向下眺望。撕碎了雲裳，啊，風呀，夜的嬌女能以輝耀出來，多林的山丘輝耀，大海滾牠泡沫的波浪在光中！」

一位熟識的，不很瘦削的朋友，他喝的比吃的多，雖然他今晚同平素一般也吞吃了六個衛兵中尉同一個純白的小孩子都能吃飽了的，一大盤子牛肉，他現在顯出極親切的幽默，整整切切地像一個豬，跑過去將那兩個悲傷的朋友不客氣地推入櫃中，敲叩着房門，騷動得外

邊十分可怕。廳內的喧嘩也更漸紊亂，混雜了。兩個青年在櫃中哀號伸訴，他們大半是以爲自己已經粉身碎骨在山脚了；貴重的紅酒從他們的頸上湧出來，他們互相浸漬，這個向着那個說：『別離了！我覺我的血流完了。你爲什麼喚醒我，春天的風？你撫愛着說：我拿天的淚珠溼潤你。究竟我凋敗的時代近了，暴風雨近了，牠將我生命的葉兒都摧折！明天那曾經在我美麗時見過我的那個漫遊的人要來了，來，他的眼睛要在田野周圍將我尋找，可是不能發見我。』——但是那位熟識的朋友的低音騷擾一切，他立在外邊門前，在詛咒和歡呼中，怨天哀訴着說，在完全黑暗的魏恩德大街上已經沒有點着一盞燈，而且就是人將誰的窗扇打破，都看不見了。

——我能夠忍受多量的酒——謙虛不允許我說出酒壘的數目——恰好很順適地就到了我的寢室。青年的商人已經躺在床上，戴着他粉白的

睡帽，穿着深黃色衛生絨的內衣。他還沒有睡着；他要同我接談。他是法郎克府阿邁因 (Frankfurt am Main) 的人，隨後他就談起猶太人，說他們把一切對於美同尊貴的感情都失掉了，還說英國的貨物的工價只值賣價的百分之二十五。我很愉快，同他作些神祕的談話；所以我向他說，我是一個夢遊者，預先我必須爲此事請求原諒，我怕要擾了他一些的睡眠。因此這個可憐的人，像是他次日向我承認的，整夜沒有睡，因爲他懸心我能夠拿我在床頭放着的手鎗在夢遊的景況中惹起禍端。其實根本上我在夜間過的並不比他更好，我睡得非常之壞。都是荒涼可怕的幻像。但丁的『地獄篇』的鋼琴合奏。最後我甚至夢到一幕叫作發爾齊地亞 (Faldia) (註一) 的『法律的』歌劇的排演，甘司 (註二) (Gans) 的『繼承權』的脚本同史波梯尼的音樂。是一個不近情理的夢。羅馬的市廳光明絢爛；哥西奴。(Sery Goslanus) 扮演承審

司 (Praetor) 坐在椅上，在那 toga (羅馬市民的衣服) 衣上垂着驕貴的綉紋，傾注出一種粗噪的吟誦的調子；馬爾苦圖利埃巴蘇，(Marcus Tullius Elbarus) 扮演 Prima Donna Iegitaria (遺產的第一個歌女)，完全表露出他的優美的女性，唱着愛情融融的祕曲 (Bravaurrie) quionque oivis romanus (註三)；瓦紅色裝飾的陪席判事們咆哮着『未成了』的合唱；大學講師穿着肉色的織衣扮作天才，跳一套 an. Justiniane 的舞蹈，把十二條案子上都圈起花朵；在雷電之下從地中升起羅馬法制下的冤死鬼；大喇叭，銅鑼，火雨，Omni causa (同一切附屬品) 都上來了。

(註一) 在紀元前四十年，Falcidius 制定 Lex Falcidia (發爾齊地亞法律)，遺產遺產不能超過全財產的四分之三。

(註二) 甘司，哥西奴，埃巴蘇，都是當時的法學家。

(註三) [Lex. Falcata] 第二章起首的文句。

布羅肯主人從這騷動中將我拉起，這時他喚醒我去看日出。在塔上我見到已經有一些期待的人，都磨擦僵凍的手，有的人的睡眠還在眼角上，昏迷地走來；後來那昨晚的沉靜的教區又完全聚集起來了，我們默默地看着，那小的濃紅的球怎樣地在天涯升起，一個冬日的朦朧的光照擴開了，羣山像是浮泳在白浪的海中，只有山尖分明地突出，使人相信是站立於一座小小的山丘上，在一片氾濫了的平原中間，這平原只有這里那里地一座乾的土塊露出在外邊。爲的是把所見所感確切地留在字句中，我寫出下邊的這首詩：

從太陽的微小的光芒

東方已漸漸地明亮，

山巔遠近地

在這霧海當中浮漾。

我若有雙『七里靴』，

我要風一般地神速

越過那座座的山巔

到了親愛的女孩的房內。

從她酣眠着的床上

輕輕地牽起羅幃，

輕輕地吻她的額角，

輕輕地吻她口角的紅玉。

我還要更輕輕地絮說，
在那小小的百合耳旁；
在夢裏想，我們相愛，
並且我們永不相忘！

這時，我對於早餐的渴想是同樣的強烈，我向我的貴婦人敍了一些殷勤後，我跑下去，在溫暖的屋裏去喝咖啡。那是很需要的；我的胃裏是如此的枯澀，正如哥斯拉爾的禮拜堂。但是那溫暖的東方的情調也用這阿拉伯的飲料流灌到我的四肢，東方的香草薰我，甜美的 *Eidil*（阿拉伯的夜鶯）歌唱着，大學生變為駱駝，含有康各雷危（*Congreve*）（註一）的眼光 的布羅肯旅舍的女孩成了毫麗斯（*Houiss*），非利思特的鼻子成了回教的塔……

只是那本在我身邊放着的書却不是可闢經。牠的內容自然是毫無意味。那是所謂的『布羅肯備忘錄』，一切登山的旅行人將他們的名字寫在上邊，大部分人還將自己的思想，或是在思想缺乏時就將他們的情感也都註入。許多人甚至還發而為詩歌。在這部書中可以感到這樣的恐怖，就是在普通的襪緣中，就如在這里布羅肯山上的，也把那廣大的非利思特團一變而為詩人。巴拉哥尼亞 (Palagonia) 的皇子的宮殿不會有過像這本書這樣多的裝飾，裏邊特別光燦煥發的是關稅稅員先生們用他們霉爛了的崇高的情感，商店小伙計用他們的感動的靈魂的傾湧，老德意志革命的玩賞者用他們陳腐的技術，柏林的教員們用他們興奮的文句……約翰哈各爾 (Johannes Hagerl) 先生也要表示他是著作家。這里敘寫日出的偉大的光華；那裏抱怨那壞的天氣，失望的期待，和妨礙了一切遠景的沉霧。『迷霧濛濛地上來，迷霧濛濛地下去！』

是一句這里被無數人引用的常套的趣語。一個卡羅利娜 (Karolina) 寫着說，她在上山的時候把一雙腳弄溼了。一個朴實的小約翰也意識到這個抱怨，簡潔地寫：我也是在這段路程上溼了。全書放出乳酪，啤酒同煙草的氣味；人家相信是在讀一部克勞爾 (Claren) (註二) 的小說。

在我喝着上文所說的咖啡，翻閱『布羅肯備忘錄』的時候，瑞士人紅漲着臉走進來，他充滿了興奮，講說那他在塔上邊所享受的壯麗的景色，當着純潔寧靜的日光是真理的徵象，同着夜的霧羣戰鬥的時候，看來有如一場神靈的爭戰，那兒憤怒的巨人引出他們的長劍，甲冑的騎士在強悍的駿馬上追逐而來，戰車，飄蕩的軍旗，奇險的獸體從粗野的激戰裏現出，到終了一切都在瘋狂的怪像中縮在一起，逐漸蒼白地消滅了，並且幻散得毫無痕跡。我忽略了這豪霸的自然現象，

如果來了法律的追究時，我敢担保我除了這良好的褐色咖啡的味道外什麼也不知道。啊，這個人真是罪過，使我忘記了我的美麗的小姐，她現在偕着母親同旅伴正立在門前，馬上便要上車了。我快沒有一點時候了，便跑去向她說，天氣很冷。我沒有早些來，她顯着不願意；可是不久我又熨平了她美麗的額上的不豫的皺紋，我還貽贈了她一朵奇異的花，是我昨天冒着攀登的危險從一座陡斜的巖壁上摘下來的。母親希望知道花的名目，她有幾分彷彿覺得不文雅，她的女兒將一朵生疏不知名的花佩在胸前——真的，這朵花佔據有這使人嫉妬的地位，那實在是牠昨天在牠寂寞的高處所夢想不到的。沈默無語的旅伴現在忽然開了口，數一數花的絲蕊，十分乾燥地說：『牠屬於第八組！』

回回都激怒了我，如果我看見人家把上帝的可愛的花同我們人一般分爲族類，並且是按着那所謂絲蕊的不同的與相似的外貌來分。如

果總須有一種分類法，那麼，人最好就隨從泰阿府拉斯特（Theophrastus）（註三）的意見，他要把花按着牠的靈魂，即是按着牠的香氣來區分的。至於我呢，在自然科學上我自有我自己的組織，我是按此去分別一切的：人所能吃的同人所不能吃的。

可是，花的充滿了神祕的性質對於這位老太太却是毫無幽祕，她很自然地說，她真被花所愉悅，如果牠們還生長在園中或是盆裏；反之便有一種輕微的痛感夢一般悽惻地穿動她的心了，如果她見了一朵折下的花——因為這樣的花本身就成爲尸骸，並且這樣的一具折下的，柔嫩的，花的尸骸使牠憔悴的頭兒憂傷地下垂，像是一個死孩子。老太太大半是對於她的注釋的愁苦的反映恐懼了，於是那就是我的義務，用幾句服爾德（Voltaire）的詩去將牠趕散。可是怎樣地兩句法蘭西的詩便能引我們又回到正當的舒適的情調裏呢！我們歡笑，吻

手，極親切地微笑，馬在嘶鳴，車是緩緩地沉沉地動轉下山去。

大學生也在作起行的準備，綑起行囊，清算了一切期望上都很便宜的賬目：多情的當爐女，幸福的愛情的痕跡刻在她的臉上，習慣一般地拿來布羅肯的小花園，幫忙將花園放在帽上，被一些接吻同銀錢所酬謝，於是我們都下了山，有一部分人取向舒爾克的路，瑞士人同葛萊府瓦得的大學生都在內，其餘的大約有二十人，我的同鄉們和我也在內，由一個嚮導引導，經過所謂的『雪窟』（Schneelöcher）向下往伊爾塞堡（Isenburg）去。

（註一）康各雷危是火箭的發明者。塞羅斯是同說傳說中的美女。

（註二）他作的小說多半是被飯館裏預備給客人讀的。

（註三）希臘哲學家。

我們亂七八糟地走着。哈雷的大學生進行得比奧國的義勇隊還快。我沒有意料到，山上禿的部分同那邊散佈的石塊已經落在我們後邊，我們穿過一座縱林，同我們昨天所看到的一樣。太陽已經射下牠堅強的光，照着穿那幽默的彩色的衣裳的青年們，他們這樣活潑地闖過林叢，在這兒不見了，在那兒又出現了，遇見沼澤的地方就在交叉的樹幹上跑，遇見傾斜的深處就攀援蔓生的樹根，在快樂的音調中高高呼叫，鳴嚶的林鳥也發出同樣的愉快的回答，滾滾的縱濤，不知從那里來的潺潺的泉流和反應的回聲。如果快樂的青年同美麗的自然混合在一起，他們便會更互相交替地愉快。

我們向下走得越深，地下的流水響得也越可愛，牠只是到處在石塊的林叢的下邊微微地閃出來，彷彿暗自探聽，能不能走向光明；可是終於有一個小小的波漣決絕地奔湧出來。普通的現象指示得很明

白：一個勇者作了開頭，大部分畏避在後邊的人才驚訝地忽然有了胆量，並且跑去同那個第一人去結合。一羣其餘的泉水現在都迅速地從牠們隱匿的地方跳出，同第一次湧出來的相連合，不久牠們便組成一條已經很重要的小溪，牠在那無數的瀑布與奇形的蜿蜒中流下山谷。這就是伊爾塞（Ise），可愛的，甜美的伊爾塞！牠流過歡悅的伊爾塞谷，山在兩旁漸漸地高高聳起，這些山直到牠的腳麓大部分都生長着樺，櫟，同普通的落葉樹，樅樹同其他的針葉樹都沒有了。因為那普通的落葉樹繁盛地生在布羅肯東邊的『低哈爾次』（Ueberharz），另一方面在牠的西邊的，叫作『高哈爾次』（Oberharz）的，實在要高了許多，所以也更適宜於針葉樹的發展。

這是不能描敘的，伊爾塞用什麼樣的快樂，樸質，同嬌愛突然向下流在那座在牠的流道上所遇到的，構造奇險的大岩石上，致使水在

這里粗野地箭射而起，或是發着泡沫逃去，在那兒從各樣的石塊間，像是從急猛的水罐中，作成潔白的弧形傾注；於是下邊又在小石上，又細步跚跚的，像是一個活潑的女孩。是的，傳說是真的，伊爾塞是一位公主，她快樂地，鮮活地，向山下跑去。她水沫的衣裳在日光中是怎樣地灼耀！她銀色的胸帶在風中是怎樣地飄揚！金鋼石是怎樣地發光閃爍！高高的樺樹立在那裏像是嚴肅的祖先們，他們沉默微笑地看着這可愛的孩子的放縱；白楊姑母一般地快樂搖擺。但又爲這危險的跳躍而担驚；驕傲的櫟樹保護着她又像激怒的伯父，他須要結算『美麗的天氣』（註一）；小鳥在空中歡呼，喝采，花在岸上溫柔地細語：啊，把我們帶去吧，把我們帶去，親愛的小姐姐！——但這快樂的女孩不停地跳躍下去，可是她忽然握着了作夢的詩人，一陣聲音的光芒和光芒的聲音組成的花雨向我流下，在這宏大的豔美之前我的意

識消失了，我只是還聽見笛音甜美的聲韻：

我是公主伊爾塞，

住在伊爾塞斯坦；

同來到我的宮中，

我們要幸福無窮。

你的頭兒要濡洗

用我清朗的柔波，

你須忘記了你的苦悶，

你，憂勞多病的人兒！

在我潔白的腕中，

靠我潔白的胸脯，
你在那兒睡眠還夢起
舊日的童話的歡愉。

我要吻你更愛你，
像我曾經愛過吻過的
親愛的亨利皇帝，
可是他不久便死去。

死者永久地死了？
只有生者在生存？
我是美麗而繁榮，

我含笑的心兒在震悚。

而且我的心留在那下邊，
我的水晶宮這樣的鳴響，
小姐同着騎士跳舞，
隨從的隊伍在歡呼。

絲綢的衣裾窸窣，
鋼鉄的車乘噠噠，
侏儒們打鼓吹喇叭，
還拉着胡琴鳴起軍笳。

可是我的腕總須抱住你，

像牠會抱過亨利皇帝；

我會蒙住他的耳朵，

若是那喇叭鳴起。

這個情感是永久幸福的，如果現象的世界同我們內心的世界一起消融，綠樹，思潮，鳥歌，悲哀，藍天，回憶，香草，都組成甜美的 *Arabesken*（阿拉伯的細工物）。女人最能認識這種情感，所以一個那樣嬌愛地表示不信任的微笑也能泛在她們的唇邊，如果我們用學派的驕姿來稱揚我們邏輯的事實，我們怎樣把一切都如此完美地分爲客觀的同主觀的，我們怎樣把我們的腦筋看作藥劑室一般地有成千的抽屜，在那第一個裏邊包含着理智，在另一個中是智慧，在第三個裏是機智，在第四個裏是懷的機智，在第五個裏簡直是毫無所有，就只

是空洞的觀念。

像在夢中向前遊蕩，我竟不曾留心，我們離了伊爾塞谷的低處，又升上山來。走得非常傾斜而疲倦，我們裏邊有許多人都喘起來了。可是像我們葬在摩侖 (Mölln) 的哀傷的表兄 (註二) 一樣，我們預先想到下山，就會更快樂了。我們終歸到了伊爾塞斯坦 (Ilsenstein)。

那是一塊非常大的花岡巖，從深淵處長大而勇敢地豎起。三面圍繞着牠的是崇高的，披了森林的山嶺，但是第四面，北方的一面，是開闊的，從此可以眺望下邊的伊爾塞堡，還有伊爾塞遠遠地流入低地。在巖石的塔樣的頂上樹立着一座偉大的，鉄的十字架，並且還差可容有四隻人腳的地位。

自然是怎樣地由於地勢與形狀將伊爾塞斯坦用幻想的華美來裝飾，傳說也就在那上邊注射牠的薔薇的光。郭特沙可寫道：『大家

說，這里有一座巫蠱之宮，闊綽而娟媚的伊爾塞公主住在裏邊，她如今還天天早晨在伊爾塞河中沐浴；誰是這樣的幸福，遇見這恰好的時刻，便被她引到巖上，那裏是她的宮殿，還被酬為帝王。」一些人從伊爾塞姑娘同威斯敦背（Westenberg）騎士的愛情中講敘一段婉好的故事，我們熟識的詩人中的一位曾羅曼地在『晚報』上歌咏過。其餘的人說得又不同：那該是老薩克遜王亨利，他同伊爾塞，這嫵媚的水妖，在她魔術的巖堡中享受過帝王的時日。一位最新的作家，尊貴的尼曼（Niemann）先生，寫了一本哈爾次山遊記，他把山的高度，磁針的變化，城市的罪惡……用可稱讚的努力和確實的數目來說明；他主張：『大家所說的美麗的伊爾塞公主是屬於寓言的世界。』這只是因為一個這樣的公主沒有一次在他們面前顯示過，他們才這樣說呢；但是我們，我們受過美麗的婦人特別恩惠的，却能夠知道有伊爾塞公

主。亨利皇帝也知道。古代薩克遜的皇帝們這樣地依附他們故鄉的哈爾次，並不是徒然的。只要在精美的呂內堡（Lüneburg）的『紀年』中翻閱，在那裏邊的奇異而真實的木雕中便描畫着古代的國君，披了申胄，高高地在他們武裝的戰馬上，忠義的頭上是戴着神聖的皇冠，堅強的手中是儀仗同寶劍；並且在那可愛的，長鬚的面貌上還能夠看得分明，他們怎樣常常地思戀着他們哈爾次公主的甜美的心，同哈爾次樹林的親密的聲濤，即使他們遠征異土，到了那橙子繁茂的多毒的南國——他們同他們的隨員們是屢屢地被那個稱爲羅馬皇帝的願望，那個真正德意志的，使皇帝同國土都歸諸頹敗的好名狂，所引向那裏的——的時候。

但是我勸告立在伊爾塞斯坦頂上的人，不要妄想皇帝同王國，不要妄想美麗的伊爾塞，却只要想到他的腳。因爲當我站在那里，沉於

思致中，我忽然聽見魔宮的地下音樂，於是我看見山是怎樣地圍繞在上邊，伊爾塞堡的紅色瓦頂開始了跳舞，綠樹在暗空中環飛，五光十色地在我眼前，使得我真是中了眩暈，我真是將跌入深澗，如果我不曾在我的靈魂的苦難中皈依了那鐵的十字架。在這不確定的地位，我作了最後的這件事，一定沒有人會怪我罷。

(註一) 作者暗指自己的伯父沙羅門 (Salomon)，他是喜歡結算的；他是一個商人。

(註二) 指 Till Eulenspiegel，他是德國傳說中的英雄，葬在摩侖。他每逢上山時都想到下山，所以很快樂不覺累。

米 米
米 米
米 米
米 米
米 米

這『哈爾次山旅行記』是斷篇，並且終於是斷篇了。爲的是那這

樣諧合地組成一個整體而又這樣美妙編織着的彩綫忽然像是從殘忍的巴爾塞（Parze）（註一）的刀剪一般地被割斷了。也許我會把牠往下織在將來的詩歌裏，並且連現在所隱秘的，望後也將完全說盡罷。但假使人只能說出一回，那就無論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終歸的結果多半是同樣的。這樣這些惟一的片段永久地止於是斷篇吧，只要牠們在牠們的連合中能夠組成完璧。因為這樣的連合所缺少的部分隨處能夠被加多，文字信屈的部分能夠被疏暢，太艱澁的部分能夠被修潤。

——其實這種情形大約已經在旅行記的頭幾頁裏做過了：牠們許能夠對於這樣的人引起較少的惡意的印象罷，要是他另外知道，我對於哥亭根的普通上所表示的不快，雖然比我所說出的還更多，究竟總趕不上這樣地多的，像是我在那裏對於幾位個人所感到的尊崇。而且我為什麼總要對於這種尊崇表示靜默呢，我這時正全然特殊地在思念起那

一位分外可敬的人，那個人他已經在很早的時候就那樣友愛地招待我，已經在那時就把研究歷史的深心的愛好灌輸給我，隨後在這種研究的熱心中將我固定，從此將我的精神引上更平靜的路，給我的生命的勇氣指出安全的方向，並且歷史的安慰把我調解，若是沒有牠，我將絕對不能忍受日常的充滿了苦惱的現像了。我說的這特殊的人是指喬治沙利阿利斯（George Sartorius），這偉大的人是一個歷史家，他的眼睛在我們黑暗的時代是一顆明星，他的謙虛的心永久開着：爲一切的外邊的苦惱與歡悅，爲國王與乞丐的憂勞，爲頹敗的民族與他們的羣神的最後的歎息。

在這裡，我不能不同樣地說明，山的那一面，就是我只將牠寫到伊爾塞谷的開始的『高哈爾次』的那一面，往下便沒有這樣愉快的景緻了，像是趕得上那羅曼如畫的『低哈爾次』一般的，雖則在牠嶮削

的蒼松的壯美中，牠很能同『低哈爾次』對比；同樣地，那三個被伊爾塞，博德（Bode）同色爾克（Selle）組成的下哈爾次的山谷也可以很有趣地拿牠們自己來互相對比，如果有人能夠將這三個山谷的性格擬成人物。這樣子牠們就成了三個女性，人不能從中區分那一個是最美麗的。

關於親愛的，甜美的伊爾塞，同她是怎樣甜美而親愛地迎接我，我已經說過唱過了。那憂鬱的美人一般博德河招待我並不是那樣地親昵，當我在陰暗的呂背蘭（Rübeland）初次瞥見她的時候，她却顯着非常羞澀的態度，隱匿在銀灰色的雨幕中；但等我登上羅斯特拉培（Rosstrappe）的高頂了，她就用敏捷的嬌愛將雨幕擲去，她的面貌就在燦爛的日光中向我照着；從全體的流動中吐出絕大的柔情，從壓迫的岩胸裏奔騰出來像是相思的歎息和痛苦的融音。溫柔比較地少些，

但是更快樂地顯給我的，是那美麗的色爾克，那優美的，嬌愛的貴婦，她的驕貴的單純和活潑的安靜隔離了一切的傷感的親昵，她只是從一種半隱的微笑表示她的憤怒之意；我願意在這裡寫出，我在色爾克谷自己找了各樣小小的不快，我要從水上跳過時，恰恰無心地落在水中了；我用拖鞋將溼鞋掉換時，竟有一支拖鞋與其說從我手中，勿寧說從我腳上失去了；一陣風將我的便帽吹跑；林棘刺傷了我的腿；這樣種種的不幸。可是這一切的不快我都願意原諒這美麗的貴婦，因為她是美麗的。而且她現在立在我的幻想之前，寧靜而嫵媚，彷彿說：

『若是我也笑，我就想同你好，並且我請求你，你歌咏我！』華麗的博德也同樣地走入我的回憶中，她暗黑的眼光說：『你比喻我是在驕傲與痛苦中，而且我要，要你愛我！』秀美的伊爾塞也跳蕩而來，面貌，姿式同運動都伶俐而含有魔味；她完全像那把夢境賜福給我的，

嬌好的女孩，完全的像『她』，她凝視我，用一種不能抵抗的冷淡，可是同時又是這樣深心地，這樣永久地，這樣透澈地真實。——那麼，我是巴利司(Paris)了，三個女神都在我面前，我却把蘋果給與秀美的伊爾塞。

今天是五月初一日，春天像是一座生命的海一般灌注大地，白色的花泡懸掛在樹上，一種遠方的，溫暖的霞光布滿各處，在城中愉快地閃着家家的窗扇，雀鳥兒又在房頂上築牠們的小巢，人們在街上遊玩，驚訝，空氣是這樣地助着興趣，並且牠們自己也是這樣奇異地奮起：彩衣的四圍(Vienland)婦女們持來紫羅蘭的花環；孤兒們帶着他們藍色的小尖帽和他們可愛的沒有父母的小臉兒走入少女巷(Jungfergasse)而且歡悅，好像他們要在今天又得到一個父親；乞丐在橋邊這樣快樂地望着，好像他得獲了頭獎；太陽把牠宏大的光甚至於照到褐

衣的，還未被綏首的經理人，（註二）他在那里帶着他盜賊的懷絨布一般的臉跑來——我也要走出城門去遊玩。

這是五月初一日，我思念你，你美麗的伊爾塞——或者，我應該稱你爲阿各內絲（Agnes），（註三）因爲這個名字最恰我的意？——我思念你，我要再去看你怎樣燦爛地流下山去。但是我最願意在下邊立在谷裏將你擁抱在我的膀臂中。——這是一個美麗的日子！——處處我看見綠的顏色，希望的顏色。處處，像是優美的奇跡一般，花都開放出來，並且我的心也又要開花了。這個心是一朵花，一朵奇異的花。牠不是謙虛的紫羅蘭，不是含笑的薔薇，不是純淨的百合，不是其他的小花，——那些小花用有禮貌的親愛來歡悅女孩的心意，嬌好地被佩在嬌好的胸前，並且是今天凋零明天又開放。這個心却極像那憂鬱的，布拉西林（Brasileien）（註四）森林中珍貴的花，依照着傳說，

牠是整整一百年僅開一次。我回想起來，當我兒時我曾見過這樣一朵花。我們在夜間聽見一聲彷彿從手鎗中的射擊，次日早晨鄰家的孩子們告訴我說，那是他們的伽羅 (Aliae) 用這樣的爆聲忽然開了花。他們引我到他們的園中，我在那裏驚奇地看，那棵從先又矮又硬的植物帶着可笑地寬大的，鋸齒的葉子，人挨近葉子是很容易受傷的，如今却完全射入天空了，並且在頂上戴着那朵奇美的花像是一座黃金冠。我們小孩子不能向上望得那樣高，於是那年老的，佻笑的克利斯梯 (Christian)，(註五) 他愛我們，作了一個木的塔梯圍繞着花，我們小貓一般地爬上去，好奇地觀看着開放了的花心，黃色的光蕊與異鄉情調的香氣帶着非常的光麗從中湧了出來。

是的，阿各內絲，這個心不是常常容易開花的；我這樣多多地回想，牠却只有一次的開花，(註六) 那該是已經很長久了，真的已經

一百年了。我相信，那次牠的花開得也是這樣華麗；假使牠不是被一同陰暗的冬日的狂風可怕地折毀了，牠也必須就因爲日光同溫暖的缺乏憔悴而枯萎吧。可是如今牠又衝激在我的懷中，並且你忽然地聽到這個射擊——姑娘，不要怕！我不會將我打死，却是我的愛情從牠的芽中迸出，並且高射在光燦的詩中，永久的狂歌內，極歡樂的曲調裏。

但若是這個高的愛情於你是太高了，姑娘，就爲你作個方便，登上木梯，並且從木梯上向下看入我開花的深心。

天氣還很早，太陽還不會走完了他的路程的一半，我的心已經放香得如此地強烈，使我昏迷直達頭頂，我也不知道，那里是上帝的 *Ironie* 的產物，（註七）的截止，同天的開頭，我用我的歎息移植空氣，我自己願又消融在甜美的原子中，無形的神裏；——若是夜晚來

了，該當怎樣呢，星星現在天邊，『不幸的星星，他們能夠說給你』

這是五月初一日，一個可憐的買賣人今天都有變成傷感的權利，
你可要對於詩人加以妨蔽嗎？

(註一) 三個司運命的女神。

(註二) 大半是指的 Joseph Friedlander，這篇遊記發表後，他曾在路上要打海涅。

(註三) 作者指他的堂妹 Therese Heine，他同她於一八二三年發生情愛。

(註四) 在非洲。

(註五) 一個僕人。

(註六) 作者曾愛過 Therese 的姊姊 Amalia；但是她並不愛他。

(註七) 海涅在別的地方曾說人和世界都是『上帝的 Ironie 的產物』，這里說的是指世界。

一九二八年三月初版

每冊實價四角

著者 海 涅

譯者 馮 至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1024

87

381537

(3)

40